陳輿波之死

張公道編著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99612640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編著者　張公道

出版者　自由出版社
九龍九龍城道三十一號地下
Published by Freedom Press
Kowloon, Hong—Kong

承印者　田風印刷廠
香港高士打道二二一號

總經售處：

福利書店
香港德輔道西二六九號

平安書店
九龍彌敦道六七六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定價港幣一元

中華民國四十一年四月初版

陳寒波之死

張公道編著

自由出版社印行

本社再版

陳寒波先生著作如後

一、今日北平

二、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原用筆名李華）

三、反共宣傳與文藝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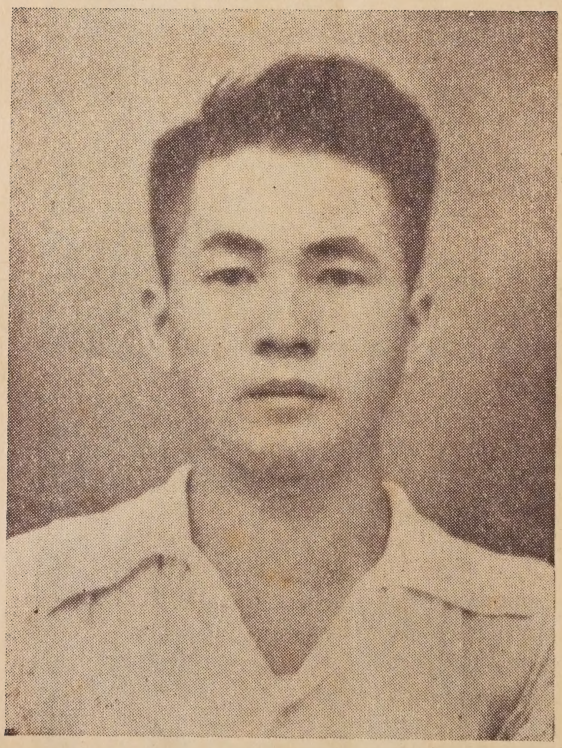
本社出版

陳寒波先生遺著如後

一、地下火

二、我怎樣當着毛澤東的特務

陳寒波先生遺像
陳寒波先生安葬典禮圖片（一）（二）（三）
陳夫人葉素珍女士祭陳寒波先生文原稿
陳寒波之死……一
陳寒波這個人……一四
與論的憤慨……三五
陳寒波筆下的共產黨……四九
陳寒波筆下的反共理論……六〇
陳寒波之死對於社會的影響……六七
自由世界的溫暖……七二
寫在後面……七六
附錄：
（一）謝澄平先生為陳寒波遺著所作「序」
（二）夏邁生先生為陳寒波遺著所作的「編者的話」



民主烈士陳寒波先生遺像

四月五日→陳寅波先生安葬典禮（許錦松攝）

←陳太太葉素珍女士致祭焚帛（許錦松攝）

→自由出版社致祭陳寅波先生安葬典禮（許錦松攝）

陳夫人葉素珍女士祭陳寒波文原稿

寒波我忠誠的伴侶，雖然咱們倆合作共同生活
僅只有短々的十一年，但是呵命運多舛，
多難的我們在這麼々的十一年當中一直捲在
暴風雨急的駭浪中浮沉翻滾，滾滾滾，滾出
去又滾回來滾了一個大圈滾了幾々的十一年，
由香港九龍至臺南，從中國你的故鄉鶴山至
韶至穗曾過吳江將來至香港掌理各處我們都
淌過傷心淚，你我過著何等長嘁，嘗盡艱辛嘗
盡了跋涉的艱辛，故此我寒波要今天吻多度天，
天々我再也看不見你壯碩的充滿了生命活力

的你了……天呀天哟！谁能料想到反会临到衰
弱的我来吊你的孤魂……！
哭！诚的，真诚，我们的往事真太不堪回首，我们
挺在苦难中，但苦难中我们都能同舟共济，在饥
饿线上挣扎时，都能由彼意也！咱们，咱们共过重
叠的艰难，由这些当中两人得到了较深的认识，
了解，态度的紊乱，增强彼此更贵的信念。
波的，你是个对政治特感兴趣的活跃勇敢的青
年，而我呢是个不懂政治的沉静的机械的执教
者，我俩籍贯不同，个性有些差异，但是我真学

藝術的又愛好文藝，你你是擅長文藝通哲理，
同是愛好文藝藝術的我倆結合後，倆都要各盡
道义，守信義。某些矛盾障碍不了我倆結合，因
為我們都富有感情，也都富有理性，又豐富的感
情和理性便交織成了一連串的不幸，不幸造成
了我倆的悲痛史，也就是你的悵歎的詩史回憶
說往悲痛的往事痛苦回憶，唉！……這不令我
肝腸寸斷，淚水滂沱……………
辛酸的真太辛酸，寒波的寒波，哭雖再你我結了
不解之緣，唉！波我苦難的侶啊，我們是多難雜

國中的一对多难的兒女呀，当年这两個怀着兩
保大概的愛國心的你我，在太平洋成勞燕分
飛後，我们就在滄波的港九在戰亂中結合
難您恐怖代替了你我新婚的歡樂。當環境被
戰逼得不容許我俩再逗留下去的僑夕，双双出
走逃亡
当逃亡到澳门在逃難路上了帆船渡口餘生是多
麼感到慶幸，你那應的興奮的說：我们今晚就可
以回到祖國的怀抱，重在祖國的旗幟下呼吸自
由的空氣了。我当时也滴下無盡的熱淚。波

要是死者有知你當為這壁的記得那一頁吧。
旦夕禍福剎時就笑禍創來海盜劫船搜劫五次
還受洗劫僅以身免[illegible]遂回鄉寄數于途中數了
我倆的行程。
在你故鄉孫南別墅居留了五個月這五個月呀，
要說是咱倆共同生活中最安適的一個階段了。
但是我們的生活是那么的嚴肅有規律你鼓勵
我寫漫畫幫助我研究哲學你自己呢創作着抒
情奔放的戲詩[illegible]的歌曲時你是我的監督人
我是你的朗讀者這樣的相互砥礪。

离乡赴台城以後每一阶段都是那底紧张痛苦牺牲中得不到结果抗日战争的後期我一直在颠沛中因为我们不愿一天生活在敌占区的土地上你你想站在民族战阵的前方於是跋涉万数说数遭遇到哭苦重叠。我们一直在崎岖的道上奔逃波动，你有你的理由愿望的不得已你的苦衷难为外人知你在每一阶段不能分开妨害带你有关的人你还得信从罢了。要说你是一個真正程偶像逻的男性你鼓励我

社會服務重於主持家，故當我做了孩子的母親
漸漸由兒女的柔情降低了自己的意志時，汝的
你是那樣誠意的勸勉我，令我再過教師生活，你
你並不是不願家庭中有個良好的主婦，而你的
是由于實踐你當年的約言：女性結婚與事業並
不是絕對衝突的，重要的是看對方男性的為人
要是有一個贊助婦運者結合，他反而能協助你
推動你在人生的途徑中奮勇邁進。
寒假寒假，你有較大的求學慾，在任何經濟困窘
下，你仍然購買讀物讀本，又是那麼的認真，你要

啊，你要充实你的人生，啊哟，波，波！！但是时至今日，我只能看到的是一抔黄土，波，哟，再不能见到你的音容，岂不令我如剑穿心，痛不欲生。

啊，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是个多么悲痛的纪念日，当日下午我们在汽车上分手，就成了永远的分手。哦，当时你最爱的锺儿，是那样天真的哭號不愿跟妈妈先下车，这可怜的孩子是否预感到将要变成失掉父亲的孤儿呢！

傍晚暴雨，你却为了年关在即，为了对人守信，为了清还债务，仍在外奔走，雨是愈下愈大了，波，你

身边不能一块钱又吵又没带雨具怎叫我不焦
急呢咳七口之家我又没职业真累到你了不过
最来我娘好晚像等你外面是大雨如注我是那
样的焦灼的眼光但是夜深了我着孩子们睡觉
终于门响了、呵、天哪、郎君变成了绝望呵谁进来
的不但不是你而却是你来你要饿的人这晴天
的霹雳怎能受得起老母在地上哭滚孩子们啼
哭號嘶真叫我走投不得呼天不应抢地无门
波的悲苦的波就在你我和别的当时难风暴雨
不断袭来 天哪、难道是要为这不幸的家庭造这祸

但不幸的青年自惜惜难过而痛哭吧！

波，人生自古谁无死，你倒下来就算了吧！好好安息吧！爱波，你生前是太苦了，希望你能够在天国里永享福乐。

波，经过既往的考验，我们彼此对这小家庭都是相当负责任，寒假吹寒波我虽不敢以义人自命，但多年来你母子都不误我，独刻着辛劳，而今呵，而今虽然担子是太重了，但我甘愿担负艰难，苦，这是我命运注定……但是苦难只能折磨损伤我的外形，夺不了我坚贞的心，直到我到下葬

倒下来，

爽波的爽波只要你死而有灵你的灵魂也会归来伴我四个孤雏都这样的幼小最大的方十岁最小的才十个月波你必定会像生前一样的负责的护着咱们的孩子和你平过去的一般帮助我，携着这破碎的身子助我把这孤儿的舵达到人生的彼岸。唉！吉甫哥再要不能令人好在你知我最深，也会的，也会谅解着我这悲痛的心破碎的心能护我们的孤儿，在替你年迈的母亲。

素珍 卅五年十一月廿二

陳寒波之死

中華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一月十六日，（農曆辛卯十二月二十日）下午七時半，民主自由人士陳寒波氏在九龍黃大仙道於風雨昏黑中被暴徒狙刺斃命。

從此烈士長眠，一坏黃土，任後人憑弔！

翻雲覆雨千秋夢，
未曾成名身先死！

在一月十五日的夜間，陳寒波寫好一節文章後，口裏再三哼着這麼兩句，在他那狹小的客廳裏，踱來踱去，當然，彼時的心情，一定有着若干說不出的苦悶的。在今日看來，這兩句倒像是冥冥中安排着的預兆，不幸竟成了讖語，不啻是他的自輓了。這在當時的他和他的家屬，是萬想不到的。

烈士可以瞑目的是，人之成名，無非是爲的身後光榮，史冊流芳，今天，陳寒波三個字，已經成名，而且已洋溢於自由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了。

蓋棺論定陳烈士，

死後成名亦足榮！

筆者在這裏，謹以這兩句向陳寒波的英靈致深切的敬意和悼念。

當他的太太和兒女們去到殮房認屍時，陳寒波兩目下垂，面現微笑，一如往日在家中和兒女們嘻笑的模樣，最小的孩子，還不知道他父親已死，當時的景況，誠屬凄慘，但，陳寒波雖死，他的微笑的面孔，象徵着一朵未來的光明之花，却留給兒女們一個深刻的印象，他，已做完了人生之夢，如願以償地爲了爭取民主自由而身殉，他應該可以含笑了。從另一方面看，千古英雄都有「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恨事，以名論，今天的陳寒波，確是可以含笑九泉，但以事功論，也是足以使陳寒波淚滿襟的，他是爲爭取民主自由而殉難的，今天在香港，他生前是一名與共產黨人作戰的英勇鬥士，每時每刻都不懈地在出師動員中，如在戰場一樣，自己總是站在最前綫與敵人搏鬥的，如今竟遭殘暴鬼徒暗殺，在此事功未竟之際，豈非未捷身先死，豈能不死有餘恨！

爲了紀念這位未捷身先死的烈士，來寫這本小冊子，這血淋淋的現實呀！也操縱了我的觀念和情緒！（借陳先生語）實不覺感慨萬千！情感思想陷於紊亂，筆者不敢自附於英雄，雖然未死，也有淚滿襟的痛楚！

朋友！這不過是一個開始！（陳先生語）爭取民主自由的路途，決不是平坦的大道，不犧牲若干頭顱，不流若干血，不化上若干生命的代價，去舖平那崎嶇坎坷，決不可能走到路的盡頭，去讚賞那美麗的民主自由之花和摘取那勝利的果實的，朋友！在這途程上，這也才不過是一個開始！

且講本事。

一月十七日香港中西文大小型各報的本港新聞欄，都以頭號大字標題，報導「九龍城黃大仙路，黑夜中謀殺案，兩聲槍响，一男子倒斃。」。「兇手在逃，疑係政治暗殺案」。各報標題大體如此，內容也多類似，茲先將工商日報的報道，轉載如後。

昨晚七時四十分，九龍城黃大仙四十六號A附近，發生一宗離奇槍殺案。一男子中兩槍重傷斃命，死者身份警方拒絕宣佈，是否涉及政治關係尚未查悉，警方對該案異常重視，於該案發生後，即迅速出動大隊武裝警探前往查究，本港偵緝處長師古，九龍偵緝處長威路覺

，九龍城警署華人偵探幫辦陳清民，列等探目陳立等，均親自到場查究，並在附近一帶搜查。事後大隊警探會包圍搜查，並先後將該村內附近居住之男子十餘人帶返警署查究。死者身中兩槍，皆在左邊胸部，當場重傷斃命。昨晚警探星夜分赴各處搜索偵查，至今晨一時止，兇手尚在逃未獲。

查兇殺案發生地點，乃在通入九龍窩色園（俗稱黃大仙）之孔道。該處戰後始開闢，名爲黃大仙道，兩旁皆建有僅一層之磚屋及木屋，排列成行。其中不少爲小型食物店，衣紙店，及解簽相館等。死者被槍殺地點，距離該黃大仙道四十六號A約十碼處，時間約爲下午七時四十分，當時天已入黑，該處一帶之商店已關門休息。據當時目擊者稱：是時突聞槍聲兩响，隨見一男子以手掩左脅，蹌踉走入四十六號A祥泰店內，發出呻吟，狀極痛苦。附近鄰居中人曾聞死者曾說出一句：「今次必死咯！」繼即不支倒斃。

四十六號A屋店一邊爲祥泰號，設有一長櫃，陳列木屐甚多，另一邊爲見明齋，代人解簽語者，死者倒仆於見明齋之一邊，頭向店內，足微曲彎向街外。當時該店內祇有店東黃强，及妻與年約十四歲之幼女在店內。親狀後其女乃急奔出門前高呼救命，由附近中人代通告當值附近之華警。五分鐘後，九龍城警署大隊警探到場，由署長屈臣，偵緝幫辦奧喇利，史

彥夫，陳渭文等率領，抵埗偵查，並搜索兇手踪跡。港九偵緝處長師古警司，亦親自到場偵查，死者遺骸經警察醫官彭定祥檢驗及指模部人員拍照存案後，於深夜十一時許，始用黑箱車舁入九龍公衆殮房。

命案發生地點頗爲黑暗，肇事時因時已入黑，各店多已上舖，途人殊爲稀疏。據一途人稱，死者大約係從黃大仙路口行入，行抵四十六號門前時，即突聞槍聲兩响連續發出，因附近多閉門，死者中槍後祇向前飛跑，至四十六號A門前，因該店尚未上舖，死者乃奔入暫避，詎已傷重不支倒地。死者所中兩槍，皆在左店胸部脅骨要害，彈貫穿內臟，故當堂傷重不治斃命。……

直至今晨一時止，警方之偵查工作仍在進行中，死者之名字，可能已獲悉。但警方對該案嚴守秘密，迄未有透露。僅謂：「此案之死者，爲中國籍男子，年約四十三歲，身高五尺四吋，面目黝黑，身穿寶藍色陳舊西服，黃皮鞋，被兇徒狙擊槍殺斃命，原因未明。」

又據另一路經該處之目擊途人稱：當時死者行至距四十六號A木屋祥泰屐店及見明齋解簽約五十碼之譜，有另一男子從後在左便身旁經過，隨即開槍擊二響，死者即告步履蹌踉，口中哎哎作聲，隨後之男子隨即從黑暗中向竹園洞村之缸口小路飛遁，瞬即失踪，死者勉力

支撐，行入四十六號A祥泰屐店後，不及一分鐘，即倒仆地上斃命，頭西脚東，踣伏地上，身上微有血跡。

據祥泰號中人稱：當時適逢天雨，死者突然走進店內，手掩胸部，旋即不支倒下。店中人大呼救命。在此混亂之際，究竟外邊情形，有無其他人走動等，未有注意，但死者未走入屋時，則確聞槍聲兩響。死者撲入屋後，店中人當嚇一驚，曾有詢死者何名及住何處者，但死者已因重傷不能言語。事後據聞警方在死者身上搜出日記部一本，另請柬數張，疑死者乃到附近派送請柬，途中遇狙擊。……死者爲廣東人。

死者遺屍直至晚上十時許，始由尸車載去，先送九龍城警署，辦理各項手續，約十時三十分，又有大批警探到黃大仙附近，今晨尚在偵查中。

此宗離奇謀殺案，其內情爲何，尚待警察當局查究，一般推測，疑爲與政治問題有關。因：（一）死者遇事之處爲黃大仙道，該處附近一帶居民，不少過去曾在國內政治舞台活動者，死者是否與其中人有來往頗堪注意。（二）觀乎死者身穿衣服，似非富有，假定因私仇引起被殺，或不致使用手槍。（三）死者非住在附近，而竟遇狙擊，行兇者當屬有預謀。（四）警方對此事之重視，與出動警探衆多，並嚴格封鎖消息，情形與過去發生謀殺案情形相

同，故推測可能與政治有關，但警方對此問題，不允有所披露。」（以上摘自工商日報）

這一報導，對於環境和當時情形，都探訪得非常仔細，推測得也甚爲接近。並插入最後消息一則：

「今晨一時，據另一未證實消息：死者於一年前卽已居於黃大仙之利羣新村內某屋者，警方業已將該屋中人全部帶返警署問話。一說死者姓陳，名漢波，東江人，卅一歲，現無職業，最近曾向親友求一教員職位云。」

這一消息只是說明了死者姓名爲陳漢波。漢與寒同音，大體上還算正確。

其他若干報導，與此大體相差不遠。時間上有說是七時二十分者，星島日報載：「……警方檢驗他身上的創痕，發現一共中了兩槍，第一槍的彈着點在左肩，第二槍的彈着點在左胸，子彈却是從前面射進去的，……由於死者的傷痕一共中了兩槍，兩槍都是從前面射進去的，兇手可能與死者迎面相遇，認清面貌以後才開槍射擊，這種動作，似乎是預先有計劃的行爲。……他叫陳漢波，卅一歲，台山人，……」

華僑日報的報導中有：「事後，據在發生地點附近擺賣食物檔之小販稱：槍响時，曾覩一穿藍絨西服之男子發足向竹園村狂奔，在後似仍有一人奔跑，惟於黑暗中無法辨認而目，

且似轉向興華國建築店鄰側空地小路逃去。因此，料死者乃被兇徒伺伏路旁放槍狙擊。……」此一報導除在黑暗中能否看見藍絨西服之顏色一點堪疑外，其他亦可資參考。

一般說來，十七日的日報報導都差不多，只有大公報文滙報兩報在死者姓名方面，與其他各報有不同的記載：

大公報：「……據未證實的傳說：死者係國民黨軍人（前曾任廣州公安局局長等職）朱暉日之侄朱榮業，……」

文滙報：「……但直至今晨（十七）一時許仍未緝獲任何嫌疑兇犯，傳說死者名朱榮業，爲僞廣東省警察局長朱×日的侄兒……。○○（缺兩字）爲王×青，爲匿居香港的「東江國防游擊大隊長」，「與蕭匪××有密切關係。」

十七日下午各晚報均報導死者爲陳寒波。

中聲晚報的標題是：「凄風冷雨之夜

陳寒波被槍殺。」

星島晚報的標題是：「黃大仙道謀殺案

死者爲投稿人」。

被謀殺者爲民主自由作家陳寒波氏，至此證實。

一月十八日，大公報說明：前傳爲朱暉日之侄，不確，對陳寒波的住所狀況，人多，家境很窮，無力落葬的家庭情形，有簡單的報導。對於案件之發展，似未願予以推述。同日文滙報，對於此案無一字的記載。

一月十八日其他各日報對此一謀殺兇案，續有長篇與內幕報導，而且因爲死者是一個自由作家，所以對於兇手問題，發出涵義鮮明的問號。自然日報用頭號大字標題：政治謀殺案內幕。內容摘錄於後：

『九龍城黃大仙道政治謀殺疑案被害的陳寒波，他逃出鐵幕後在香港印行過兩本反共的單行本，一本是「今日北平」，一本是「反共宣傳與文藝運動」。（編者按：當時由本社出版的還有他用李華筆名發表的一本「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從這兩本著作中，證明他是一個在共區担過重大任務的青年文藝家，掌握無數關於中共的秘密資料。逃出鐵幕後，憤恨中共欺騙政策，把紅都的醜惡相貌和共黨領導人物醜惡的嘴臉赤裸裸的暴露。這位青年文藝家雖然飲彈而死，他的死是什麼人主使？什麼人使用這種卑劣行動？祇好由讀者們去鑒領。

一個窮無立錐的書生，延遭了這種悲慘的命運，剩下來一家人，在覺蔭園內是無人憐得

他是個有政治關係的人，他是廣東台山人，其妻葉素珍，江蘇人，也是上海的女作家，兩人的愛情是由文藝而結合，人生觀和政治觀點相同。他們命生不辰，一對患難夫妻做了「該死」的知識界，以爲逃離赤色魔爪，困住木屋來苟延生命。料不到在這悲慘時代，一對比翼鴛鴦也難逃分飛刼運。

……死者於去年秋間由上海逃出鐵幕來港，租得覺蔭園內的第二十一號木屋。覺蔭園位於黃大仙道的支路最末路，隸屬於竹園聯合村北村第二段，園內建有木屋數十幢，建築甚簡，均以木料而成，由覺蔭園主持人收租。菩提淨地，變了流亡的居停。在園裏住的，有外省人，也有廣東人。死者與年邁母親和一妻三子一女同居，據該園一尼姑稱：死者舉家遷來已十餘月，每月納租七十元，租金甚少拖欠，惟最近三數月來，環境似已轉惡，故尚欠了四個月租。死者初來租屋祇兩夫婦，自言身世是教員。

死者之母，鄰人多呼之爲亞婆，和靄和親，甚得附近兒童喜悅，老人家嘗對兒童說其子（死者）是在一間報館工作，入息每月有五百元，但一家多口，生活頗爲清苦。陳寒波遺下的三子一女，均未成年，最長的不過十二歲，子名炳珍、蝦仔、炳康，女名路沙，祇有路沙及炳珍在嶺表學校讀書，其他兩個尚未入學，路沙讀第一年級，炳珍則在四年級。

死者之妻昨晨九時五十分被警探帶到殮房認屍，當時她披頭散髮，面容憔悴，穿着鼻烟色外套，裏紅長旗袍，但未有穿襪，帶領兒女各一，在殮房外面聽候。珠淚滿眶，悽楚欲絕，旁觀者也爲她掉下幾點同情之淚。上午十一時許，由政府檢驗官彭定祥帶葉氏認屍，他認出槍殺者果爲其夫，不禁放聲大哭，撫尸哀慟，小孩子也哭着呼喚爸爸，後由警探勸止。十一時許，認尸手續完畢，卽由政府攝影員將死者尸體拍攝存案，以爲他日開堂時佐證。十二時後，警方將葉氏一家人帶返警署，暫時供其伙食。

記者昨日三至覺園調查，因全家人都在警署，直至下午六時，仍是重門深鎖，屋內頗爲凌亂，廳外地上有一張文匯報，和一本中國紅都，（編者按，亦自由出版社出版）……房內抽屜更爲紛亂，無甚傢俬，至於死者是如何人物，警方仍繼續查究。

據外間流言：死者當初是一個國民黨人員，後來中了紅毒，入了共產黨。後又發覺共黨一切措置，全屬虛僞，乃於去年逃來本港，並寫反共文章，但他深知鐵幕內一切秘密，爲免他戳穿鐵幕，所以實行暗殺。

窮書生生前一向慳儉，但因吃飯人多，雖極力節省，仍無儲蓄，身後蕭條，喪費無法籌得，棺木還未購置。聞死者出殯費用，將由警方籌措，現警方已通知葉氏準備埋葬死者遺尸

，可能今天即出殯，否則便延至明天。』

這一則報導，可算把陳氏的家庭情形和生活情形報導得很明白，殮房一幕，尤其是一幅慘絕人寰的圖畫，對於陳氏的死因，也有所論列，自然，在香港這個環境裏，究竟兇手是誰？讀者是會鑒領的。

同日工商日報也有內容無多大距離的報道，並且有：

「……同時，死者曾經出版了幾本抨擊共黨的叢書，最著名的……由自由出版社出版，死者也就靠寫點文章拿稿費，和間中替人補習賺點錢來支持一家七口的生計。但是，爲了這樣，死者就闖下殺身之禍，這可能就是死者被殺的最大原因。……根據死者以往的歷史，和最近居留在港的過往，死者陳寒波是怎樣被殘害的？爲什麼被害的？被誰所害的？這一切，聰明的讀者們，也許都能够明白了答案。」

值得注意的是，陳寒波被謀殺的時間，正是一個姓龔的朋友約定會晤的時間。這位龔某，據說也是由中共出來的，那個姓龔的朋友和他約定八點鐘去看他，他準時趕回，恰巧就在那時間被刺，而那位姓龔的朋友，這晚却沒有來，「我怎樣當着毛澤東的特務」的原稿，姓龔的朋友既常往來，當然也應該看過。

當他最後的一本書，「我怎樣當着毛澤東的特務」寫到將近結束時，他會遇到舊日的共特同事，這本書第九八頁就這樣寫着：

『往事縈徊，傷心倍甚，當我執筆寫這篇文章時，正楊帆、胡靜波、馬福和、周立（高方中前妻）均曾先後抵港。有的正在佈署對台灣的滲進工作，有的在港從事破壞……。而有一二人，更曾狹路相逢過。可是，大家都黯然無言地避開了。我特借此寄語這些得意的與失意的共特老朋友們：「早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吧！雖然淡泊，却也精神愉快！」』

「我怎樣當着毛澤東的特務」這本書，只才寫了一部份，他似乎是準備續寫的，現有的這本書，似乎只才透露了一部份，也許還有令人更可怕的事實在後面呢，可是，完稿時距離被殺時，時間太短，我們永無機會讀到這本書的續集了！那些血淋淋的事實，在兩槍之下結束了！

關於陳寒波的一生，本書下面專章叙述，這裏不予贅錄。直得惋惜的是！有些報紙的記載是出諸幻想，荒謬之至，這裡不多介紹，陳先生九泉有知，也要跳脚的。

自此以後，這一謀殺案即移歸政治部處理。其家屬亦由警方設法優待維持。迄至本書付印時，兇手仍在逃未獲。警方已懸紅五千大元購緝在案。

陳寒波這個人

本年一月十七日早晨香港各報最初報道黃大仙謀殺慘案的消息時，有的載死者爲「陳寒坡」，有的稱死者爲「陳漢波」，可見當時本港新聞記者們，對於陳寒波這個名字，都還顯得非常陌生；至於陳寒波是何許人也，一般社會，自然更是不甚了然。

不用說，自陳寒波被害的消息傳播以後，他的名字，已藉極權特務的暴行，替他作了一番廣泛而有力的宣揚，如今，在港九，在海外，在自由世界的每一角落，陳寒波這個名字，早已不脛而走，遐邇皆知，幾乎成了一個象徵反極權的標幟。

陳寒波這個人，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

這一問題，在他死後各報章的報道，顯然語焉不詳，甚至穿插附會，對他還有一些誤解的地方，這對於一個爲民主自由奮鬥而殉道的烈士，未免有失公允，實在是不應該的。筆者

在此，願作一個忠實而客觀的報道和分析。

且先從他的歷史着手吧。

陳寒波是廣東台山第七區上澤鄉大墩村人，乳名同春，派名應武，學號晉唐。台山是南國有名的華僑之鄉，他的父親陳璧光，便是一個經商海外的華僑，至今還留在美國，在台山家鄉，還有他祖父遺下的產業，也算是一個地主。照共產黨劃分階級成分的說法，無疑地，他的家庭，是一個地主階級，也是一個小資產階級。但陳寒波本人，却是一個科班出身的共產黨員。據他在「我怎樣當着毛澤東的特務」中說：「我從小酷愛文藝、美術、尤其愛好詩歌和戲劇，我所以在少年時代便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左翼文運團體，跟隱蔽在團體內的「文特」，「藝特」，結了不解緣，致在不知不覺中投進了共黨的組織。」

寒波幼年就學於上澤鄉成務小學，嗣又入台山培英小學，畢業後，升入台山師範初中部。因其敏而好學，刻苦自勵，成績每列前矛，深得師長嘉許，他的父親也非常歡喜，認爲他是一個可造之器。

台山師範初中部畢後，就叫他到上海，寄寓在他父親的乾親温宗堯家裏，就學於上海滬文中學。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八一三」上海戰爭爆發，他便離滬到延安，據他在「

今日北平」中說：「回憶當年，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間的延安，毛王爲了欺騙羣衆，欺騙青年——我也是一個被欺騙者之一……」在延安受中共訓練一個時期，就於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派他來港參加地下文運青運工作。這時，廣州已經失陷，廣州國民大學遷港，他便在國民大學借讀。

寒波在台師中學部讀書時，就與中共的中委譚秀峰認識了。中共對於像寒波這樣的優秀學生，自然必須力加誘騙，可能就在這時，他便和中共發生了工作關係。他到香港以後，爲了便於工作，一面在國民大學借讀，一面與左翼作家矛盾（沈雁冰）等過從甚密，在矛盾領導之下，參加共黨的文運工作，就開始用蕭曼，陳北流等筆名在左傾尾巴報刊上投稿，並且參加左翼「文特」組織的中國詩壇寫詩，誦詩。由於他自己學習的努力和苦心研求，深爲左翼作家所器重，對於朗誦詩歌，尤有優異的表現，爲一般左派青年所欽慕，頗有號召的力量。他在香港不到二年，沒有等完成國民大學的學業，就取道昆明轉赴成都，據說，他這次回大陸時，缺乏川資，就是這些青年學生資助的。

大概就是這個時候吧，他父親對他的行徑，也許開始感到不滿，便託溫宗堯保他進中共軍校，想使他與共產黨來一個事實的隔離。他的入中央軍校，是先經中共批准的，是奉命去

做滲透工作的。

最精彩的一幕，最富於戲劇性的一幕，是他滲透中央軍校的一段經過。這不但是一段緊張驚險的國共暗鬥史，而且也是他本人悲劇的開端。

陳寒波，本來是一個愛好文藝、美術、詩歌、戲劇，而正嚮往着「詩人之夢」的人，說起來，壓根兒就沒有學軍事的志趣，也不具備從軍的條件。但事實上，他竟進了中央軍校，不得不進中央軍校；他父親要他進，中共更要他進，父親的意志，還可以不必曲從，但中共的黨命如山，豈可以違抗，容許你違抗麼？於是，這不由自主的現實，逼得他不得不脫下長袍換短衫，就在抗戰期間，走進成都中央軍校十六期步科的行列。他就在中共指揮「青運」的連成壁領導之下，運用他的天才，展開了他的滲透工作。並且，就在這時，他寫了一本「布爾喬亞的軍事理論批判」，由中共人員審閱後，帶到延安，印成小冊子，作爲教育幹部的資料，這就建立了他在中共內的地位。

不幸，在軍校搞了一年半，快要畢業的時候，恰巧皖南事件發生（一九四一年一月），他一向的言行，已是極爲激烈，此時更因響應新四軍事件的風潮，暴露了身份，經軍校政治部主任再三的威逼利誘，都堅決不肯屈服。這樣簡單的嗎？深入軍統的發源地去謀反側，單

靠這樣一派死硬到底，就可以了事的嗎？不用說，陳寒波，便成了軍統追獵的目標之一。但在延安受過中共訓練而機警的陳寒波，也自知黃雀在後，於是便展開了一幕國共的特務戰。

這時，他適患關節炎，就藉就醫的理由進了軍校醫院，企圖逃避軍統的視綫，乘隙而逃。但軍統派熊某和另一個同班同學，也追踪趕到醫院監視，寸步不離。可巧，這兩個監視的獵犬中，除熊某是澈頭澈尾的軍統嫡系者外，另一個，思想上却是左傾的份子。

在一個陰雲沉沉的晚上，也正是準備逮捕陳寒波的前夕，熊某應女友邀約去看電影，把監視的責任全部交給那左傾的監視者。就在這個時候，他藉下牀來掩飾，示意寒波入厠，在厠所中才偷偷的告訴他事態嚴重，如再不逃，明日卽將逮捕。但這時，大門早已有人把守，插翅難飛，兩人在厠所內設計，用兩人的綁腿布，結成一條長帶，協助寒波從城牆上吊下逃走（軍校在西城角的城牆邊）。寒波逃出了虎穴，在萬分驚怖之餘，伏在馬槽裡過了一夜，好容易，由現任中共上海花紗布總經理祝華的哥哥（中共外圍分子）的幫助，才乘車逃到重慶，躲在紅岩嘴的中共辦事處。

這一幕，軍統顯然中了金蟬脫殼之計：協助寒波脫逃的，不用說，事實上，達成了反間諜的任務；約熊某看電影的女友是什麼人？是偶合的？還是預謀的？是友人？還是敵人？相

信事後，熊某應該有這樣的警覺。

陳寒波在軍校用的名字是陳晉唐，因這次國民黨通緝他，便放棄了這個名字。同時，他父親從美國滙給他的二千元美金，也被沒收了。至於協助脫逃的這位同學，雖爲國民黨某權要之子，也受到軍校不給予畢業證書的處分。

陳寒波到重慶以後，仍在連成璧領導之下，担任青年運動工作，當時，曾有不少的青年，受他熱情鼓舞，赴延安去接受了中共毒素的洗禮。

這時，陳寒波因他父親要他赴美，經中共批准，打算取道香港，還渡重洋。但適逢太平洋大戰爆發，未能如願，便逗留在香港，繼續地下青運工作。

一九四一年，香港已淪在日本統治之下，活動很不容易，可是當時做警察局長的，是溫宗堯的家族，共黨命他利用與溫家世交的關係，掩護工作，確也獲得不少實效。就在這個時候，他結識了他的愛妻葉珍女士。

葉女士，是一個世家的後裔，從意識形態到生活形態，本來都與　波迥然不同。但他倆同富有眞摯熱烈的情感和愛護祖國的忠忱。在一個極端恐怖和極端紊亂的社會裏，由於都能保持這些人類善良的根性，便促成了他倆的互慕，促成了他倆從苦難中的結合。更由於這一

結合，也互相影響，互相遷就，在一個不長不短的十年之間，彼此在意識形態與生活形態上，都有顯著的修正與進步。特別是葉女士的人格和道義感，對於受過共黨毀滅人性的訓練的人，實在是一劑對症的良藥。這些具體的影響，我們在他倆結合以後，許多事實的表現上，便可以看得很清楚。

後來在香港，因爲他領導的某一名下級幹部被捕，陳寒波身分暴露，乃於民國卅一年陰曆元旦，乘人不注意之際，夫婦倆化裝商人，逃赴澳門，立即轉乘帆船返回台山的故鄉。

到了台山，復與中共取得聯繫，並得連成璧的信，叫他到韶關去，自費成立單位活動。但因在自澳返台途中，曾被海盜洗劫一空，苦於一時無法籌款，未能去韶。未幾連死，與中共一度失去聯繫，便閑在家裏寫作，此時他曾寫了一部攻擊舊社會的詩集，但沒有發表。

不久，他遵着與縣長陳燦章女婿舊時中學同學的關係，打入國民兵團，任中隊長。同時，他變賣祖產，開鹽場，開農場，積極籌集經費，並與廣陽指揮部參謀長彭秋萍（時名爲國民黨，實爲共產黨），陳白曙（現任中共台山教育科長），張文休（現任中共省級幹部）等合作，一面籌辦一報，未及出版，即被查禁；一面密謀暴動，也未發動，台山便告陷落（三十三年）。這時，陳寒波，除任國民兵團中隊長外，並一度任派出所所長，後又任三埠軍警

督察處督察。

台山，三埠相繼陷落後，又逃入韶關。這時，由妻兄介紹給粵財政廳長兼省田糧管理處長張導民，被派任粵北乳源縣田賦處總務科長。但他於稅務工作，極表不滿，認爲足以消磨青年壯志，仍密謀展開共黨地下工作，時往來於乳（源）韶（關）之間，極力設法爭取「曲樂乳指揮部」指揮官周鴻。一九四三年韶關淪陷，周鴻死了，日寇乘虛襲擊，就隨省府經千家山，奔至連縣，這中間跑了七日夜的山路，備嘗艱辛，又與中共失去聯繫，極感痛苦。勝利初，任連縣國立華僑第三中學教官。

越半年，又由妻兄介紹給廣州余俊賢（國民黨粵省黨主委），任國民黨梅菉市黨部書記長，自籌經費，舉辦梅菉民報，乃自任社長兼主編；並擬密謀獨立暴動。但因受其妻葉女士的精神感召，任職凡一年，卒未輕舉。

民國三十五（一九四六）年，國民代表大會開時，他也趕到南京，想轉入行政界，謀一個縣長做做。當由其妻兄面爲介紹給羅卓英（粵省府主席，此時在京出席國民大會）羅以暫無縣長缺，就任他爲省府參議，並答應一有縣長出缺，就給他補上去。

不意，冤家對頭，又與當年在軍校監視的軍統熊某狹路相逢，熊某就像獵犬發現了狡兎

似地，恨不得一爪抓住他，一口吞將下去，開口就是威脅的話句。但足智多謀的陳寒波，也早有準備，原來他一到南京，就下榻於他親戚主持的中統局宿舍裡。這時，他便使出一個殺手鐧，邀熊某到他住的宿舍談談，並且表示他早已改絃易轍，大家都是自家人，不必再記宿怨。可是，這隻獵犬，却死死不肯放鬆，一直追根到底，到處調查，等到把事情鬧穿了，由中統方面出面來担保，追着他寫了自白書，才算倖免於去嘗鐵窗風味。

寒波自從軍校脫逃被通緝後，即改名陳應武，國民黨人連他的妻兒也不知道陳應武就是曾被通緝的陳晉唐；這次曝露了身分，中統自然也很不放心，叫他速飛廣州辦清交代，趕快回南京，從工作上來表現他的自新。

他到了南京，他父親又寫信要他去美深造，這封信是寄到台山原籍的，他本人沒有受到，却被別人偷偷拆看了，竟有人寫了一封無名信給他父親，說他是神經病，出賣祖產的敗子，這使他父親很爲氣憤，斷絕寄錢來回來，可是仍然寫信給他，寄衣服給他，但，被他倔强地拒絕了。

這時，正南京學潮囂張，此起彼覆之際，中統就想用他這長才，協助鎮壓學潮。但寒波回京後，精神異常痛苦，消極萬分，經時月餘，工作殊無足稱；又派到上海中統辦事處國際

組工作，也是意冷心恢，沒有什麼表現；後來又調到黨派組，叫他打進各民主黨派，他自己也想藉此尋找恢復與中共聯繫的機會。就在這個時候，（一九四七年），他參加了民社黨的革新派，當選爲中央委員，同時，也打進了農民黨，據說，他後來到北平時，最初還是用農民黨的身分出現的，那麼，也許可能就是他在黨派組時，從例行工作中種下的淵源。據說，正在這段期間，他一切反常，就像發了神精病似地，喜怒無常，常常同家庭鬧蹩扭。

中統局對待他，是當俘虜看待的，這在他的著作中已經寫出，所以他也和其他自首的人一樣，「寧願回老家受察看，」這種思想，不是政治力量的强制所能生效的，陳賽波終於同中統鬧翻了，一九四八年，他逃出封鎖綫，去到東北，參加了中共的工作，在中共軍節節勝利，奪取石家莊後，才又進關，又逢傅作義在北平易幟，就轉輾又到了北平，參加新政協的座談了。

可是，等得他到了「北京」他把擺在面前的現實，一看呀，他理想的天國給醜的現實打破了，理想登時幻滅了！

他在「今日北平」中這樣的說：

「當你以爲這是理想的天堂，走進去時，却是人間地獄，你能不頹然欲倒麼？」

不但如此，在這地獄中，毛澤東還要「殖良爲特」，强殖他助桀爲虐，做地獄裡的牛頭馬面，仍然要他回上海，在華東局社會部，担任設計委員，但楊帆却因他上海情形熟悉，要他担任審問國民黨特務的工作，一個時期後，又調任「情委」，專做「統戰」工作，做特務工作。同時，這長長的日子裏，他目睹了各種殘暴的兇惡的毒辣的手段和刑罰，能不令他切齒？能不令他痛心麼？

所以，他和他的家屬們，也終於一九五〇年八月初旬，先後逃到香港來了。

誰知道，到了自由的香港，還不能倖免於魔掌的殖害呢？蓋棺論定，到了今日，我們對陳寒波的一生，應有一個了解吧！

現在，且再從陳寒波的一生，作一番分析。

陳寒波死後，常聽到有人批評他是一個「神秘之人」；也有人批評他「太亂」。

批評他是「神秘之人」的，是由於對他不了解，一切不了解的東西，都是神密的，不足爲怪，更不足爲寒波病；只望他多從寒波的歷史和著述中去多求了解，作者不擬多加說明。

批評他「太亂」的人，是由於對他了解不深，沒有把「太亂」的原因作更進一步的探索的緣故。

不錯，從表面看來，他的各方面都顯得「太亂」；但進一步的探索，却又不盡然，至少也不是他本身的責任。

從他的學歷看，他自台師初中部畢業後，就進上海滬文，中學沒有畢業，借讀國民大學，也只讀了不到二年，沒有畢業，後來又到延安受過共產黨的訓練，也進過國民黨的中央軍校，看起來，很零亂，很不正常，很不調和。

不過，何以會這樣呢？難道一個這樣有天才，有志氣的青年如陳寒波者，是自己有意糟蹋自己，甘心自誤前程嗎？不，這決不是他自己主動的，不是他自己的意志決定的，他自己說過，是在「半嚇半騙」下作成的。在共黨看來，所謂個人的主動和意志，都是個人主義的毒素，在共黨組織中，在共產社會裡，必須連根拔除，老實說，被共黨誘騙而受其控制，利用的人，就壓根兒不容許你有主動的自由，不容許你有自己意志的存在。試問陳寒波既在少年時就受「文特」「藝特」的誘騙，不知不覺地投進了共黨組織，（見「我怎樣當着毛澤東的特務」）還能容許他有抉擇的自由，還能容許爲他自己的前途打算嗎？像陳寒波這樣有天才，有志氣，而又擅長文藝，美術，和酷愛詩歌戲劇的青年，正是共產黨急切需要控制而利用的好對象，也許就是由於共黨要派他滲透到這些學校去活動，才造成了他這零亂而不正常

和不調和的學歷，才犧牲了他自己的前程。在中國，在蘇俄，在所有共產主義的國家，像陳寒波這樣的例子，因受共黨誘騙，控制，利用而犧牲的青年，正不知有多少呢！這是共黨戕殺青年，毒害社會生機，阻礙人類進步的罪行，每個受共黨誘騙，控制，利用的青年沒有罪過，任何受共黨誘騙，控制，利用的青年沒有責任。我們對他們——所有受共黨誘騙，控制，利用的青年——這些不幸的遭遇，只有惋惜，只有同情！

從他執業的經歷來看，他担任過共黨的文運工作，當過國民黨的警察所長，國民兵團隊長，當過教員，做過國民黨梅菉市黨部的書記長，做過國民黨的糧官，並且在抗戰時期做過游擊隊的隊長，打過游擊，也做過國民黨的中統特務和毛澤東的特務。這一篇離亂無章的流水爛帳，不但是非常不正常，不調和的，而且找不出一個循序發展的積累綫索。自然，在今日中國這樣混亂的社會裡，人們在就業方面，不正常，不調和，而不能循着正軌發展者，本來不是什麼稀奇的事，不過，一個投身於共產黨而受其控制的指揮的人，一切都是爲了所謂革命，事實上，更是不容許他有依照自己志趣去擇業的自由。可不是麼？陳寒波除一九四六年到南京上海受國民黨中統控制的一個時期以外，那一個職業，不是在爲中共謀活動或受共黨指揮控制的？儘管有許多工作，不適合他自己的個性，不是他自己的志願，但有什麼辦法呢

？特別是做毛澤東的特務，更不是他自己的志願，他在「我怎樣當着毛澤東的特務」中，交代得很清楚：『我要抗議，別人可以接受「殖良爲特」的一套，我却不能接受！』但因他「與組織斷了關係一年多」，毛澤東堅持「要社會部從工作中去考驗」他，他也就終於不得不「在半騙半誘」之下，接受了毛澤東「殖良爲特」的一套。儘管他自己想做「詩人之夢」，想繼續做文運工作，但既做了毛澤東控制的黨奴，有什麼辦法！

他爲什麼與組織斷了關係一年多？他在滲入軍校時，曾經因工作而被監視，結果被他逃出，在原籍賣去他祖傳的土地而去共黨工作。勝利的當兒，他又被共黨派去担任地下工作，終於暴露身份而寫自白，結果，由於他的妻堂兄的營救，更被逼爲中統工作，因此，他被判爲不惟堅持監獄鬥爭，楊帆說他投降叛黨，從此他就變成「不清白」的人，而被共黨遺棄了，這樣，就與組織斷絕了一年多的關係而始終被歧視着。

最令人難於了解的，是陳寒波的政治立場和黨籍問題。他是一個科班出身的共產黨，也是被殖半路出家的國民黨；民國三十六年當民社黨分裂時，也在上海加入過伍憲子領導的民社革新派；有人說，當他三十八年春間到北平參加「新政協」座談會時，最初還是用農民黨身分出現的，後來才又回到共產黨工作，却沒有恢復黨籍；他逃亡到香港時，仍與農民黨領

袖董時進過從甚密，同時，由於他在香港寫了不少揭發中共暴行的著作，而又屢次拒絕他妻兄約他入台的好意，始終不肯到台灣去，因此也有人認爲他在搞第三勢力；據聞，最近他與自稱大陸逃來的若干中共老幹部有所往來，也似乎可能在想有一個類似狄托主義的做法。

他政治立場的不明朗和黨派關係的複雜，從表面看來，似乎很難判斷。但仔細觀察其實質，追究其根源，原也非常明朗，非常單簡。就政治立場說，他只有逃離大陸前後的兩個顯明的階段：在沒脫離共黨，沒有逃出鐵幕以前，他是一個激頭澈尾的共產黨，他在任何時期，任何崗位，包括被中統控制他在南京上海工作時期在內，他無時無地不在爲共黨活動，也無時無地不在內心擁護共產黨。自他從中共內部深切認識了共黨的缺點和暴行，深悔過去受騙，毅然決然地脫離共黨組織，逃出鐵幕以後，他便是一個最英勇，最堅定，最有力的反共者，這一立場，我們從他來港以後的言論中，便可以顯明地看出來，特別在他以身殉道之後，這鐵一般的事實，還不够證明麼？

至於他黨派關係的複雜，也只有兩個時期，追究起來，在任何一個時期，他個人絲毫沒有任何責任。第一個時期，是他在國民黨任上海中統局黨派組時期，第二個時期，是他在共黨任上海「統戰」工作時期。在他被國民黨中統强迫參加上海辦事處黨派組工作的時期，是

國民黨派他去滲透各民主黨派的，在他是職務，是他的例行工作，而不是自己對這許多黨派的主張政策都表示贊同，也不是他見異思遷，有意騎牆投機，有意混水摸魚，這是國民黨特務機關殆人於不義的政治盜竊行爲，他本人沒有罪惡。在他奉中共之命參加華東局社會部担任設委、情委，担任「統戰」工作的時期，他也是共產黨派他去滲透各民主黨派的，在他也是職務，也是他的例行工作，而不是他自己對這些黨派的主張政策都表示贊同，也不是他見異思遷，有意騎牆投機，有意混水摸魚，這是共產黨殆人於不義的政治盜竊行爲，他本人也沒有罪惡。老實說，這種無恥的政治盜竊行爲，是獨裁極權特務政治下，特有的怪現象，在民主制度之下是絕對沒有的，可憐，不幸，陳寒波生在中國這樣國共兩特務政權鬥爭的夾縫中，被踢來踢去，竟作了時代的犧牲。這原因，還是由於他對革命，懷具着高度的熱情，熱情也驅使他犧牲自己的一切，完成任務，結果，還是由於這種熱情，造成了他個人的悲劇。

平心而論，陳寒波這個人，與其說他「太亂」，不如說他「太眞」。如果說他「太亂」我們應該說今日的時代「太亂」，今日的世道「太亂」，這時代和世道的「太亂」，正由他「太眞」的反應，才表現了自己在表面上的「太亂」，嚴格的說起來，他實在是一個時代的犧牲者。

「太眞」的陳寨波，他有眞人性，眞情感，眞理想。由於他有眞人性，眞情感，眞理想，他才「從小就酷愛文藝、美術，尤其愛好詩歌和戲劇」，才做着「詩人的夢」。也由於他有眞人性，眞情感，眞理想，才不滿現實，才疾惡如仇，才想改造現實，才參加革命。不幸，他在少年時代，由於知識幼稚，認識不清，就被共黨的「文特」「藝特」利用這弱點，誘騙他參加共黨，誤入了迷途。既受了誘騙，在共黨控制之下，一個知識幼稚，認識不清的青年，也便只有讓共黨牽着鼻子走。但有眞人性，有眞情感，眞理想的陳寨波，究竟是不適宜於做共產黨的，共產黨的黨性，是集陰險、狠毒、狡猾與殘暴於一團的化身，有時它固然憤於利用青年眞情感的衝動，作爲替它効死的動力，但絕對不需要有眞人性，眞理想。因此，有眞人性，眞情感，眞理想，就與共產黨的黨性格格不入，等到他從共黨內部，經過長期工作的體驗，才發現共黨的反乎人性，才受到自己良心的裁判，感到精神上的矛盾和痛苦。特別是到竺飛事件發生後，這種現象就達到頂點，而無法忍耐了。

會一度接受陳寨波領導的竺飛，在上海解放後，潛伏浦東打游擊，共產黨人非常頭痛，追不着，捉不到，楊帆想起陳寨波，利用他與竺飛的關係，命令他去說服竺飛接受招撫，他向楊帆提出條件，楊帆滿口答應，他順利地完成任務，而竺也頗警惕，始終不肯離開隊伍，

楊帆亦無可奈何，但又必欲除之而後快。於是藉口在浦東召開保安會議，命令陳　波去說服他親來參加，陳氏又提出條件，保證竺的安全，楊帆又滿口答應，竺飛也因感情關係，親自到會。但結果，楊帆背信扣留竺飛，並將其部隊繳械，竺險被處死，終判徒刑。（見「我怎樣當着毛澤東的特務」）

這一眞實事件，對於一個有眞人性，眞情感的陳寒波，實在傷心透了，總覺得他受騙地出賣了朋友，對不住朋友，對不住自己的良心。但也因此，使他更深切地認識了共黨眞實的猙獰面目，種下了他必欲脫離共黨組織的決心，才使他毅然決然地逃出鐵幕，開始追求他新的理想，投入了民主陣營，毫無保留地展開了他堅決的反共鬥爭。

自由出版社編者在陳氏遺著「編者的話」中說得好：

「陳氏本是一個中共的老幹部，受過長期的中共黨的訓練和薰陶，也担任過許多相當重要的工作，何以會突然轉變，走到極端相反的另一方向，毅然決然地幹起反共工作來？」

「這個問題，在陳氏諸著作的字裡行間，顯然已經充滿了正確的答案，那便是因爲他對於共產黨了解得太多和太透澈，而自己却又還具有分別善惡的良知和辨識是非的智慧的

緣故。」

那麼，陳寒波爲什麼能保持其自己「分別善惡的良知和辨識是非的智慧」，而不站在共產黨的觀點，與共產黨一鼻孔出氣，以共產黨的善爲善，以共生黨的惡爲惡，以共產黨的是爲是，以共產黨的非爲非呢？這顯然是他有人性，有眞情感，有理想的緣故。

所以，陳寒波是以有眞人性，眞情感，眞理想，被誘騙而誤入共產黨，也以有眞人性，眞情感，眞理想，從共產黨內部認淸了共產猙獰的眞面目，而斷然地脫離共產黨，反對共產黨。

陳寒波也是一個有決心有勇氣有鬥爭性和能忍耐的人。

從他初期的歷史看，就是一幕鬥爭史，賣了父親的土地，去參加共產黨，就相當於一次鬥爭。這是無勇氣和決心的人能做的事嗎？這一事件開始，他在他家鄉，就成了一個有名的「神經病」了，本來，一個有革命性的人，天生就帶給他「神經病」呢！陳寒波不怕人罵他神經病，開始和社會鬥爭了。本來，他出身於一個地主家庭，父親又在美國做生意，生活上的享受，他是可以無虞匱乏的，他是有資格做一個大少爺安享其聲色犬馬之樂的，但是，他於此絕無興趣，而且絕對的反感，先去參加共產黨，繼而拒絕卦美，在香港雖然窘急還是沒

有要父親的接濟，這種決心和勇氣，令人不能不佩服的，雖然他最初所走的方向是錯了，可是不能以此抹煞他的決心、勇氣、鬥爭精神。

遍歷了中共各個部門和特務機關工作後，一切奇奇怪怪的罪惡泰行，毀滅了他的理想，他是不能忍耐的，除了自己毀滅外就只有背叛。背叛嗎？在共產黨的魔掌下，是百死難以一生的，而他終於忍耐了，居然忍耐了那麼久，然而，忍耐是有限度的，現實給他的諷刺，實在太不能想像了，他不能不把這內心的忿怒暴發出來，由思想付之於背叛的行動，這種在魔掌控制下所想做的行動，面對着那麼一個殘酷的「組織」，非有絕大的勇氣和堅定的決心，佐以機警的行動，是不能從事的。陳寒波終於很成功地完成了這一行動，這種勇氣、決心，鬥爭精神，忍耐心，機警，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一家七口，來到香港，不向他在美國經商的父親乞援，堅定的忍耐着，迎受着這個窮的景況，生活不能維持，賣物當衣，住在木屋裡，和他的太太分工合作，日夜從事著作和抄寫工作，靠稿費來維持生活，煎熬地度着苦日子，他在決心離開共黨時，不應該沒有想到，他終於抉擇了拋棄那在中共的職位，安定的生活，來如此熬煎，就足以令人欽佩他的精神了。就他的個性看是如此。他的思想和行動是一致的。這幾種優良的性格，也都在他的行動

方面充分地表現，證明他是一個能實踐的人。他是具有獨立人格的。

一切的一切，都說明了他的人生和生活過程，雖然走了許多曲折的路，可是始終是一個粗綫條的形態，在這種形態中，他是缺乏幽默感的。作爲一個文藝作家，他也是一個缺乏幽默感的人，這也影響了他的著作，也是一個粗綫條，內容和詞令，也缺乏這一點原素。

特別值得在最後說明的，陳寒波是知道自己隨時有死的可能的，但，他却沒有爲此考慮而恐懼過，他始終和死在搏鬥，一直到死，都是如此，他的動作，簡直都可以說在向「死」挑戰，上文已很詳細說過了，我們可以從他臨死以前所說的一句話中獲得了解：

「今次必死咯」！

最不幸的是他這句話中包涵的意義，他一直到死都沒有能滿足他那高尙的理想，沒有能發洩出他的熾烈的熱情，這才是他眞正的苦悶和悲哀！

輿論的憤慨

陳寒波先生之被害事件，不僅哄動了香港，引起港九數百萬人的憤慨，也引起了整個自由世界的注意和憤慨，這在輿論方面，已有了充分的表現，「公道自在人心」，兇手及其指揮者要想一手蔽天，是不可能的，而且正足以暴露了它那醜惡的一面，莫謂文弱書生，反抗無力，須知口誅筆伐，歷史上自有功罪，倒在筆底下的王朝，已不在少。即以近之遜清而論，一紙宣言通電，全國遍舉義旗，難道這是在槍桿兒之下強迫出的起義嗎？三百年的王朝，就是這樣地倒下去的。由此可見輿論力量之巨大了。以刺陳案而論，輿論之表現於報刊者可以作證。

工商日報一月二十四日的社論，標題是：「政治鬥爭與政治暗殺」，內容顯著地是爲陳寒波被刺一案而寫的，頗爲警勁，特轉錄於後：

『政治鬥爭是現代人與人間，國與國間的一種普遍現象，但政治暗殺則是前代的某些政治團體的野蠻行爲。現代人所從事的政治鬥爭，是一種主張的鬥爭，道德的鬥爭，故其所表現的鬥爭方式，便是集體行動。在集體行動的鬥爭方式之下，個人在團體之間，並無特殊的重要意義，就算是政治領袖，也要經過羣衆推選出來，一個領袖死了，另一個領袖就會代之而興，這個政治團體還是可以存在並且發展的。所以現代民主國家的政治鬥爭，他們所注重的，祇是對於人民發揮其說服的效果，對於政敵顯示其高超的理論，已經再用不着那種卑鄙的暗殺行爲。

自有政治鬥爭以來，除了帝王時代係以「人」爲重心，故有「人亡政息」的少數例子之外，所有中外國家，都未聞有以政治暗殺而可以解決政治問題或消滅敵對政黨者，反之，每每由於一個政治人物之死，從而激發起整個集團的鬥志，以至獲得最後成功者，也事所常有。就以近代中國而言，孫中山先生是國民黨的領袖，而且又是開國的導師，但國民黨最大的成功——北伐，却是完成於孫先生逝世之後，這就可以看出孫先生的存歿，並無影響到國民黨的興廢。再就中共而言，陳獨秀是他們的開山祖，而魯迅則是若輩心目中的「聖人」，但是中共今天所有的成就，都是陳獨秀和魯迅等所不及見的（後來中共排斥陳獨秀是另一回事

）。這又可以證明，即使是最講偶像崇拜的共產黨，對於他們領袖的生死，在整個組織力量上，還是沒有太大影響的。

歷史上政治暗殺案之最驚人者，恐無過於美國總統林肯的被刺，林肯在其解放黑奴戰爭，完成南北統一之後，南部美州有些偏激份子，痛恨林肯打破他們奴役黑人的權利，竟然行兇加以刺殺，但是，這種刺殺，雖然結束了林肯的生命，但林肯的政治業績和偉大人格，却因此而更得到美國人民的景仰。今天，林肯已成爲美國歷史上不朽的人物，他所揭櫫的「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政治三原則，更成爲一切自由國家信奉的圭臬。這又更加足以使人相信，政治暗殺祇有幫助政敵的成功，而施用暗殺手段者則必定一無所獲。

日前，本港又再度發生一宗政治暗殺案，被殺者是一個無拳無勇也無財富的文人，雖然殺人兇手已於事後逃去無踪，但從各種跡象來看，殺人者的動機，顯然懷有高度的政治意味；警方現正懸紅購緝兇手，案情如何，將來自有分曉，我們暫時無需推測行兇者的身份。不過從死者的過去身世及最近的生活而言，他是一個曾經參加共產黨而最後則覺悟反正的文化戰士，由於他的痛苦經驗，純摯感情所發出的反抗暴政的聲音，不僅揭穿了極權統治者的黑幕，而且也喚起不少青年的覺醒，他的聲音，的確會刺痛某些人的心胸，打破某些人的面具

某些人爲了理論鬥不過他，淫威嚇不倒他，在計窮智竭之餘，唯一可行的手段，便祇有實施卑鄙的暗殺。大抵在謀殺者的心中，以爲此人當初既曾被騙入夥，現在却成了一個「叛徒」，如果此風一長，則今後逃出鐵幕，倒戈相向的血性青年，必大有人在，爲了「殺一儆百」，以保持其不可反抗的淫威，向着一個逃亡份子施用毒手，也頗合於「但求目的不擇手段」的邏輯。這種野蠻作風，實際亦非極權主義者所專有，像外國的許多匪幫，當其內部黨羽有不忠傾向時，爲領袖者就一定陰謀加以殺害。不過匪幫殺人，多數都由於權利衝突，共目的尚較簡單，祇有政治殺人，則存心既極卑汚，道德尤其墮落（匪幫可以不講道德，政黨是不能不講道德的），他所給予人的印象，祇是暴力的濫用，人性的泯滅，這樣的政治集團，即使它有更多動人的口號，而本質則與部落愚民並無二致，與禽獸之間，也不會相去太遠。

政治暗殺素爲俄人所擅長，再加上列寧的鼓煽，史太林的善用，俄人的暗殺技術，更是登峯造極，舉世知名。像曾爲共黨領袖的托洛斯基，當他因政治鬥爭失敗而逃到墨西哥時，蘇俄統治者還是天涯追踪，運用了幾年時間，終於完成了他們暗殺的目的。那些甘受蘇俄控制，而唯恐不够俄化的人，自然也學得這種暗殺技術，去誅鋤異己，對抗政敵，還以爲那就是馬列的薪傳。不過我們可以引用魯迅說過的話，去正告那些瘋狂殺人者：「一人倒下去，

則千萬人站起來」，政治暗殺祇有激發同情者的憤怒，引起大多數人的共鳴，對謀殺者本身實在毫無益處。而且，政治鬥爭而出到暗殺手段，這就證明他們的政治自信已經喪失，政治道德已經破產，最後祇好乞靈於强盜做法，以求維持其沒落的「威嚴」，我們眞不暇爲被殺者哀，而祇爲殺人者哀了！』

一月十九日自然日報的自然之聲以「又一政治暗殺案」作論，是專爲陳寨波事件而作的，其文如後：

『最近本港九龍黃大仙又發生一宗政治暗殺案。據報載，死者陳寨波爲一個寫作家，曾參加共黨，因思想轉變，秘密來港，著書揭發共黨內幕，以寫稿維持一家老幼七口生活。就陳氏所著書看來，其文筆內容，相當犀利，於共黨統治，爲有力之抨擊，頗獲得讀者之歡迎。陳氏之被暗殺，是否卽以此故？

誰殺陳氏？兇手爲誰？地方當局，自能盡責查究，用不着我們去推測。不過，像這種的政治暗殺，其主兇必是最卑劣，最兇狠，而又最低能的傢伙，除了出這消極的手段之外，再沒有其他本領。

只有低等動物，才會鬥殺，只有最低等動物，才會使用暗殺的行爲，作爲政治團體，政

治人物，而適用這等最低等動物的手段，這正表示着他的技窮智竭，不得不出此下策，我們不爲被害者哀，而爲這等主兇之徒哀！

子彈可以殺人，不能殺盡所有反對的人；一顆子彈，可以結束一枝筆，但不能結束千千萬萬枝筆，可以殺一個陳寒波，但不能殺盡千千萬萬的陳寒波！暗殺的限度，只是極小極小，這限度以外，還有極大極大。這極大極大，斷不是幾顆子彈，幾個特務兇徒可以消滅得來。暗殺，也許可以寒少之又少的人之胆，決不能止多而又多的人之憤。暗殺一個人，這一個人已矣，而許多人之憤由是而起，被殺者的屍體所發出來的寃憤不平之氣，決不是兇徒們手上的刀槍所能殺掉的，而社會的正氣，也決不是區區刀槍所能威嚇的。

陳寒波文裏如是說：「我在無人誘脅下，把毛澤東的罪惡統治，那血淋淋的事實，那億萬人民的咒詛，忠實地反映出來，」「客觀終於決定了主觀，血淋淋的現實終於操縱了我的觀念和情緒。今天，我想要還如過去一樣，在那無數的詩篇裏，論文裏，以一腔空想主義的熱情，把毛澤東歌頌如太陽，把毛管區禮讚如天堂，已是不可能了。」許多人正如陳寒波一樣，再不會受到任何誘脅了，那些以爲可以用誘脅去使別人不咒詛，使別人歌頌與禮讚的，只好更自暴其罪惡，手段愈兇狠，愈加自己把罪惡「忠實地反映出來」罷了。

這又一暗殺案，兇徒們以爲又一成功之作了，而不知這却是又一失敗。也許，他們還是要繼續來這樣的一套的，因爲除了這，他們沒辦法。他們的所謂作家們，簡直沒有一個敢得過陳寒波一樣的，而他們有的却是卑劣的伎倆。』

自由陣綫週刊一月二十三日出版的第八卷第八期，以「悼反共文化人陳寒波」爲題的時評，是這樣寫的：

『近年來，港九暗殺事件，時有所聞；但文化界人士遭暴徒毒手暗算而殞命者，當以本月十六日在黃大仙被害之陳寒波君爲第一人。陳君過去的經歷與現在的活動若何，吾人不詳，姑不具論；但從其在港刊行的諸著述中看，對於極權暴政的罪行，揭發不遺餘力，足徵他是一個澈底反對極權獨裁的民主鬥士。那麼，他的敵人是誰？謀殺他的兇手是誰？也就不究可知。

據報載，當場目擊者稱，陳君臨終時曾說：「這一次我眞的死了！」可見陳君爲反抗暴政，爭取民主，已早具必死決心，過去也必然經歷過可能被害的艱險，如今遇害，顯然是以身殉道，求仁得仁。

陳君的鮮血，已爲民主自由的奮鬥，寫下了光榮的史頁，陳君死耗，激勵了無數愛好民

主自由者的鬥志；只要人人抱定浴血奮鬥的決心，踏着先烈的血跡邁進，民主自由的大道，就在我們的前面。

不過，暗殺手段，原爲黑暗時代的卑劣行爲，在二十世紀的今日，還容其存在，簡直是人類的恥辱！我們深信，素以保障民主自由言論著稱的香港當局，對此類事件，必能有其有效的措施。（笙）』

自由陣綫載稱，陳寒波死後，他們收到許多的悼亡文，該刊第八卷第九期選了兩篇，載於該刊青年天地欄，現在轉載於後：

第一篇是克非君的「論陳寒波之死」：『反共青年作家陳寒波被狙擊斃命一案，詳情備誌各報，軒然轟動港九。其遺著之「今日北平」與「反共宣傳與文藝運動」兩書，連日銷購一空，可見正氣自在人心，恐怖懾服不了反抗的憤怒！兇手現雖未落法網，但其指使者爲誰？廣大讀者羣的心中，已不待破案而後知。

人生自古誰無死？有輕如鴻毛或重於泰山的分別。就看其死的意義以及如何的死法以爲斷。今天陳寒波的死，明顯顯地：是死於他正義的筆尖下，揭露了鐵幕新貴的醜惡與罪行：他的死：是用他被欺受騙的慘痛經驗，向青年現身說法，撞响了「請君莫入甕」的警鐘：他

的死：是爲了奴役下的苦難人民爭生存自由，向專制者用口誅筆伐，屬下來的大禍。他這種不懼强暴的精神，和他求仁得仁遭受暗殺的死法，是無愧於先烈，有重於泰山的。我們爲着民主青年的損失，固然深誌痛惜；但從此更認淸了豺狼本質，倍添憤惕！

在殘暴統治者的心目中，用暗殺來鎭壓手無寸鐵的反動者，自以爲是權力無邊，逃不出他們的掌握；在職業劊子手們獸性裡，狙殺了一個主子所欲殺的文化人，自以爲是立功報主的得意之作！卻不知道他們殺得愈兇，愈加把自己的罪惡「忠實地反映出來」，徒使自由世界的民主人士，必更加警覺而緊密團結；許多倘懷有若干幻想的海外青年，再也不會受到任何美妙的誘惑與欺騙了。

青年作家的陳寒波，雖然是躺在血泊中死了，但有千千萬萬經過思想武裝的陳寒波，正英勇地站起來！一枝陳寒波的筆桿，雖然在槍口下結束了，但有千千萬萬的筆桿，正加强製造紙彈，向兇徒暴主作無情的轟擊！二顆子彈可以殺掉一個陳寒波，但不能殺盡千千萬萬的陳寒波！血債血還，正義總有伸張的一天，英勇的青年們！我們準備完成用鮮血寫下的歷史任務吧。」

第二篇是釗兒君的「哭陳寒波先生」：「陳寒波先生，身無立錐之地的一介書生，逃出

專制獨裁者的魔掌，還會遭專制獨裁者的暗算！——這是人世間的事嗎？

陳先生死了嗎？他不會死！成千累萬的陳先生，數不盡的陳先生，他們都起來了！

專制獨裁者！你以爲得手了嗎！不用獰笑，你的屠刀就捲刃了！

陳先生的血花照明了世界，全人類都會看清了獨裁者的嘴臉！大家會一致的喊起來。

「獨裁者！獨裁者！人類中不能再留你這樣的壞東西！」

贊美焚書坑儒謳歌文字獄的尾巴們！醒來吧！血寫成的歷史，一點光榮和恩惠也不會淋到尾巴上來！狡兎死走狗烹；你們到被烹的時候，贊美謳歌也不會允許你們存在！

現在是我們書生滅秦的時代了，讓陳先生的血，結成我們聯合的力量！剷除人類的獨裁者，連根都給它砍掉！

去到民主天國的陳寒波先生啊！你的血一定會洗盡人類中的獨裁者！」

自然日報一月二十一日有一篇特寫，題目是：陳寒波筆下的新奴隸社會與共特。開始時是如此立論的！

「陳寒波雖然是在一顆子彈下倒下去，但是無數的陳寒波站起來了！陰謀份子的卑汚的行爲，逃不出港九數百萬人民的雪亮眼睛的，是誰殺了陳寒波？這種無恥的暗殺伎倆，這血

淋淋的事實，這血債，海外數千萬華僑都清楚認識了陰謀份子的面目。陳寨波死後，他生前所著的今日北平的暢銷一時，港九攤販上都有今日北平出售。這本遺著揭破了窮兇極惡統治者的眞面目，及宰割人民的可恥和可惡的行爲。陳寨波筆下的「共特」，活生生的描寫了出來。」（下文是摘自原著不再轉錄）

一直到三月底，香港的報紙，還是續有報導和對兇手的指責。可見陳氏之死給社會輿論印象之深了。

三月二十五日香港上海日報有下列記載：

「以反共寫實報導馳譽於海內外的青年文藝家陳寨波，自爲卑鄙無恥的中共同路人刺殺後，有良心血性的中國人，莫不爲陳氏之死一洒同情之淚。……並鑒於共區之暗無天日人性皆無，又逃出了鐵幕，到港後，曾在自由出版社出版了我怎樣當着毛澤東的特務與今日北平……等書，這些文章像一把劍，戳傷了毛澤東的心，以是種下了死因。」

不僅港九報刊爲陳寨波之被刺而憤慨，遠在舊金山的僑胞，也不勝共憤慨，可以舊金山唯一的華文報紙世界日報的社論爲證：「中華民國四十一年一月廿二號時評「中共向海外反共份子開刀。」

攬政治而出於暗殺：其手段最卑劣而又最可恨：但中國的人才：葬送於這卑劣與可恨的毒手下。眞不知多少人。

中共，大概自知攬成了天怒人怨的局面，惟有蠻幹，除對內以血手鎭壓所謂「反動」外，今又伸其魔掌到海外，欲以××手段來解決政敵了。

在香港，昨十七晚發生了一宗政治謀殺案，被殺的是一位正領導着反共運動的美國華僑子弟，即有名的青年文學家陳寒波，陳氏又名陳學文，台山人，其父今仍居美國，當晚正在暴風雨交襲之下，步行至九龍黃大仙道口，被兇手連擊兩槍，中彈後，奔入祥泰木屐店，旋即倒地逝世。

查死者陳寒波，原爲中共黨員，現年卅餘歲，一九三七年入黨，在其遺著「今日北平」一書所陳述，因對中共失望。而逃來香港，故閉戶著書揭發中共的罪惡，今竟因此而逢××之怒，慘被犧牲。

據說：「回憶當年，在一九三七——三八年間的延安，毛王爲了欺騙羣衆，欺騙青年——我也是一個被欺騙者」。

他又說：「我一到北平後，我很想找機會去看陳紹禹，但後經朋友們的警告而打消，陳

紹禹表面上雖恢復自由，但實際上却仍是被囚在一個城市式的大籠裡……共想學張國燾逃出毛澤東的魔掌，恐怕比上天還困難。」

陳寒波曾一度赴東北，據說「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間，東北長白山森林專業公司因調用由集中營監獄中的反動殘餘五千餘人參加採伐木材工作，彼輩受不住冰天雪地慘絕人寰的苦役，乃爆發了反抗，在荒山野嶺中，中共使用了毒瓦斯，對付赤手空拳的奴役，最後在一個巨坑中，活埋了千餘人，在一九五〇年春，我也從一個專業公司職員口裡證實了這慘案。」

陳寒波大概因爲眼見共區那樣悲慘景象，遂懺悔地，在一九五〇年初春便由東北轉上海，再由上海到了香港，寓居在那簡陋的「覺蔭園」的木屋中。

陳寒波著作，祇有兩部，一是「今日北平」，一是「反共宣傳與文藝運動」，這兩本書，坦白地暴露中共的醜惡，但因如此，便被中共的魔掌抓去了。

現在陳寒波雖死。但無限的陳寒波正在新生哩。』

陳寒波之死，輿論之憤慨是如此地獅吼雷震，獸畜鬼怪，是經不起在它的面前考驗的，獸畜鬼怪本身永遠不會覺悟的，人可殺，輿論不可殺，人可死，輿論永不死，不僅如此，你愈想打擊它，殺死它，它就越加的旺盛起來，雖然，大陸上的輿論，已被窒息了，難道這整

個世界的公正輿論是鉗制得了的東西嗎？今日窒息得了，難道也能鉗制得了將來的史家筆墨嗎？

有一種政治集團，每逢一次鬥爭後，都要開會檢討這一鬥爭技術和結果以及社會的反響，作爲以後的遵循，尤其是社會各階層的反應，更是他們最注意的一點，陳案的兇手及其指使者，看到這許多的反應，內心如何？也會檢討過嗎？

借華僑日報一月十九日副刊兩句話，作爲本章結束：

「黃大仙謀殺案，死者是寫稿人，假如是黃色作家，當不會遭殺身之禍。」

陳寒波筆下的共產黨

作爲一個中共黨員，而且有了十多年的黨齡，受了十多年黨的教育，中級以上的黨員，對於一般的中共罪行，應該都已熟視無睹司空見慣視爲當然而無所動於中的了。如果某些罪行竟能使這樣的幹部感到忿慨，那麼這些罪行之可恥可恨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事實上懷具這種「反動思想」的黨員，就不知有多少個，陳寒波祇是其中的一個。大胆，突出的一個！他精於寫作，他能用一枝筆來描述出一個怎麼樣的共產黨，他會用筆來揭發共產黨的罪惡，向自由世界控訴，他筆下所寫出的，沒有虛構的事實，沒有想像的事實，不是造謠，全是眞實的報導，他始終在這一點上工作，他沒有想到妥協過，他有決心和他的敵人勢不兩立，他不怕敵人老羞成怒，也不爲自己的安全考慮。

陳寒波的著作，我們所看到的有五本：「今日北平」，「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

反共宣傳與文藝運動」，「地下火」，「我怎樣當着毛澤東的特務」；此外，他應該還有已發表的短文或其他著作，或者還有未成本的遺著，我們都沒有看到，這裏不談。

這五本書中，「今日北平」，「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我怎樣當着毛澤東的特務」三本，是報導文字，「地下火」是五幕劇本，嚴格地說，也可算是一部報導文字，在共區，其人其事，遍地皆是，固不必指出其地其人，「反共宣傳與文藝運動」是一部反共理論作品，「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是以「李華」筆名發表的，而李華也正是他在中共組織內的用名。（見原著第四頁）

他的全部作品都恰如其人，痛痛快快爽爽直直地講着他所要講的話，沒有一點虛僞，雖然缺乏一點幽默感，一派的粗綫條，但熱情是豐富的，是那回事硬就是那回事，揭開了內幕秘密，拆穿了人皮包着的獸心，在這一點上，他的筆下是相當深刻和成功的。由於他是一個中共老黨員，又是特務機關的工作者，他的了解認識和體驗，自非皮裏膜外可比，全是鐵幕內的幕的最內層。所以，隨手拾來，盡是最秘密的罪行，一經着筆，就都是最動人的好文章了。

在陳寒波那動人的深刻的文字裏所刻畫出來的一個共產黨，是怎麼樣的一種形態呢？雖

然他也和一般報導一樣並無例外地指出共產黨的殘酷形態，而他的心情却是嚴謹而又沉痛的，「今日北平」的序言「這不過是一個開始」，是這樣寫的：

『這是一本敍事和評論的小冊子——這是血淚淋漓的現實，這是億萬人民的咒咀底反映。當這冊子脫稿時，我感到異常的悲痛——我想不到在我底筆下，竟會有這樣可怕的事情記下來。然而，客觀終於決定了主觀，血淋淋的現實，終於操縱了我的觀念和情緒。今天，我想要還如過去一樣，在那無數的詩篇裏，論文裏，以一股空想主義的熱情，把毛澤東歌頌如太陽，把毛管區內禮讚爲理想的天堂，已是不可能了。

今天，當中共的猙獰面目，原形畢露的今天喲，即使我主觀上，還想要如過去一樣，在國民黨特務脅迫下，還要高呼毛澤東萬歲！已是不可能了。我還想要在暴力的管制下，仍是寢食不忘地相思着莫斯科，相思着延安，相思着石家莊，已是不可能了。

現在，我在無人誘脅下，把毛澤東的罪惡統治，那血淋淋的事實，那億萬人民的咒咀，忠實的反映出來。

謹以這本小冊子，獻給幫助我，使我有可能地，有決心地衝出樊籠，再像那白雲下的海鷗！翱翔縹渺在遼闊的海天上的人，并致深深的謝忱。

親愛的讀友們！這不過是一個開始。』

由此可見，他的每一個字，都是在沉痛悲壯的失望的心情中寫下的，他又在「今日北平」第一節的末尾，以更深刻的筆墨畫出了一個整體的共產黨，藉以說明他的失望的痛苦心情：

「請問：當你以爲這裏是理想的天堂，走進去時，却是人間地獄；你能不頹然欲倒嗎？

「請問：當你相思了，追求了十年廿年的通訊戀人，以爲她是絕代美人，一旦結婚，揭開面幕，却是一個吃人的夜叉，你能不頹然欲倒嗎？」

除了這些總的說法，再類分開來說。

一、中共是史太林的走狗

下面的原文，我們是應該特別注意的，所以特爲提了出來，因爲一直到現在，人們還有不少誤解着中共內部有什麼國際派和民族派的問題呢。陳寨波特別予以說明，並不如此。宗派是有的，但，那一派都是聽命於莫斯科的。

「……所以，李立三回國，事前事後，都得到莫斯科大力支持的，否則毛澤東那裏會

睬他呢。但有人以此原因便稱李立三是國際派，而把毛澤東劉少奇稱做相反的民族派，這是太勉强的，毛劉何嘗不是史太林的忠實走狗，劉少奇與莫斯科的黨要們上上下下都混得很熟，公情私誼都超人一等，毛澤東何嘗不是澈頭澈尾的國際派？但史太林爲什麼又多方面培養呢？唯一的解釋是「分而治之」的統治手段而已。」

「……所以，這樣來類分中共黨內的派別是犯了大錯誤的，決不可能因爲這樣分法毛澤東便眞的會變成狄托，反而因這主觀上的自我陶醉過甚，致影响了對付中共的決策，這才是不可挽回的損失。」

「中共的宗派，只能在擁毛、反毛，與面面俱圓的騎牆派這三類中去區分。」

看完這幾小段的文字，人們應該憬然有悟，這一報告是出之於一個老資格的中共中上級黨員之口，不能不說是眞實而深刻的報導了，也是值得自由世界的政治家和政論家們注意和警惕而拋棄幻想的。

如所週知，中共黨內宗派的紛爭是有的，爲了爭權和爭寵於史太林，內部殘酷地各使鬥爭手段也是有的，其忠於莫斯科者則一。而紛爭所在，只是擁毛倒毛騎牆三方面而已，如此，就不知有多少忠實黨員，由於有派系異已的可能嫌疑，被毫不留情地殘酷屠殺了，因之，

第一由於陳氏的報導，證實了所有的中共頭子們都是莫斯科的附庸，史太林的忠實走狗。第二由於陳氏的報導，證實了中共黨內狗爭肉骨的紛亂是有的，有可能發展爲中共垮台的禍根。

二、中共是新奴隸制度的實行者

雖然每一位報導中共實況的作者，都說中共是新奴隸主義，而陳寒波筆下的「一幅新奴隸主義社會的畫圖」那一章，還是值得提出的一篇深刻動人的文字，未曾在共區有過生活體驗的人們，是不能想像到有那麼一幅奴隸社會的畫圖的，這裏不能抄錄介紹其全文，但，有些是特別值得提出的：

「新奴隸主義，是專制、野蠻、殘酷、非人性的舊奴隸制度，加上新現代化、俄國化、科學化、大規模集中化，高度組織力的剝削，壓迫、監規、管制、奴役、毒害、屠殺的內容，所以「毛澤東的新奴隸主義的政權，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而且也是絕後的，最專制野蠻的政權。……」

他痛切地指出了過去的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買辦階級，固然是當然的奴隸，就是統一

戰綫所要「統一」的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形式上雖是自由民，本質上也是道地的奴隸，工人成爲工奴，農民成爲農奴，毛澤東向下的上中下各級幹部，固然都是毛的奴隸，而毛澤東本人又是史太林的奴隸。新奴隸制度下，當然任何人沒有絲毫的自由，還須接收惡毒化更科學化更無人性的殘酷剝削和殂害，窮兇極惡的鎮壓屠殺，集體罷大規模的屠殺。所有的奴隸都在特務制度下被控制着。

奴隸制度的創造者，搾取的方法層出不窮，湧現了無數的失業者、飢餓者，於是不得不接收奴役、剝削、宰割、姦淫、擄掠，另一方面，層層的奴隸主——特務頭子們則是盡情地享收，淫樂，兩相對照，就不知人間何世了。

凡此，陳寒波的筆下，是有深刻的描述的。陳氏認爲這不僅是李自成思想的路綫，一切已超過李自成當日了。

三、中共的特務制度

中共的統治，建立在特務制度上，這是人所盡知的事，特務制度，人固已盡知其惡毒，而到底如何惡毒？人們就不很詳盡了，陳寒波是一個中共的特務工作者，他掌握住中共的特

務組織情況，由他來報導那一可恥的制度，當然不是局外人所能想像的了。

中共的特務組織，名堂煩多，如社會部、統戰部、公安部、局，還有些什麼所什麼室，都是特務組織，這裡不談。

中共的特務組織，可算無孔不入，報館、劇團、妓院、舞場各種娛樂場所，固然星羅棋佈，旁及醫院（公的）招待所，也無不有特務存在，「今日北平」就說到：

「中共的招待制度，可以說是由來已久了，……黨政機關各部門有各部門的招待所，……招待所中最重要的當然是相當於「準拘留所」的公安局招待所，和統戰部交際處的招待「外人」的招待所了」。

『公安局招待所當然是完全由特務員負責的，被其招待的客人，隨時有被轉解拘留所與上斷頭台的可能，被招待期間，每個客人一言一語與一行一動，都可能是特務們的情報資料，情況嚴重者行動也喪失自由，形同囚犯。……這些人的詳細歷史，思想言行，社會關係，都由招待所的「僕歐」們每天調查研究後，以情報方式遞進所在地的公安局社會處去。……你是處在一個「輭性牢籠」裡。』

「中共底招待制度，是建立在它底特務統制底整個計劃裡的」由此可見中共特務計劃之

周密了。

這還不算，李濟琛的愛人情婦劉妙英，也是中共的內綫特務，民建上海主委楊衞玉的嫡姪楊拙夫，也做了中共的特務，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都無不有中共的特務在作內綫情報，可見其控制之强，特務之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了。

上面的情形，說明了中共招待「民主人士」的無室不入，也說明了沒有一件事不可拘留殺頭，對待同路人如此狠毒，其他的一般人，大概可以不言而喻了。

特務們更是無惡不作，「一個紅色女間諜」，具體地暴露了中共特務頭子楊帆楊光池輩的荒淫無恥，殆害青年的事實，而這般無恥之徒，正高高地騎在人民的頭上在行威作祟呢！類似的事實多着呢！這只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不信？「我怎樣當着毛澤東的特務」一書中，就有不少的事例報導出了，中共華東社會部的幹訓班，就相當於一個淫窩，楊帆就常常在那裏過夜，和男女學生打着地舖在地上睡，大家一齊「隨地滾」。

陳寒波的筆下更洋洋大觀地暴露了特務機關的刑具，可稱得上集古今中外刑具之大全了。可以說沒有一樣刑具一種刑罰不是極人世間之慘毒的了。沒有一個人不可以秘密處死，只要頭子高興，寃殺一個人比宰一條狗還輕鬆！

居然也一種刑罰使得那個執行人廖耀林，曾在日汪時代的七十六號當過撲格打殺無人性的傢伙，感覺困難，那就是使用曠古未聞的「輪姦刑」。「……原來那女人是反動派的高貴小姐，年未過二十，長得漂亮極了，並沒有幹過什麼反動工作，哦，她可憐極了！老田命我推她進密室中，在夜間，把脚反縛在長木椅上，用棉絮塞着嘴巴，使用曠古未聞的輪姦刑——要這樣折磨她十天後，才交還老田？把她送進什麼國際招待所，充當招待俄國老大哥的國際招待員，……」「……要我站在長椅的一端監視着，而且，要我徵集十名八名粗壯大漢的行動員時，要表示這是我的主意，不是部長命令的，這眞把我爲難死了，何況上刑到第三夜，她已支持不住，幾次昏過去，我提心吊胆地捱到第十夜天亮，她沒有死掉，我才說聲阿彌陀佛，讓我完成任務。」原來這女人是由於拒絕了楊帆的愛，還摑了他的耳光，才被這樣處刑的。從這一樣刑上，可以想像到那是怎麼樣的荒淫無恥狠毒無人性了。

約畧談談，已覺太多，這一節就此結束，要了解詳細，還是請看原著。

四、中共的騙術

「……而我怎樣當了毛澤東的特務？說來却是在半啉半騙下被碓成的……」陳氏在

寫「我怎樣當着毛澤東的特務」那本書，一開始就寫出了中共的「嚇」和「騙」。中共的嚇騙，確有其整個一套技術的！

嚇和騙，可以運用於嫌疑犯人，以獲得口供，可以施之於「民主黨派人士」，使得他們不敢動，可以施之於各階層人士和工農，不得不跟着共產黨跑，還可以施之於自己的幹部，陳寒波本人就嘗過那種滋味了。從吸取對同盟者、對外人的內綫情報到自己戰士的火綫入黨，都是這一套技術的靈活運用，陳寒波直到竺飛問題發生後，才更感覺到利用主義，工具主義的可怕的，所以他似乎感慨忿恨地寫出：

「共特機關，光是騙人民，騙政敵還是不够的，他對幹部還是一樣騙呢！」

楊帆用「你是我的心腹幹部」幾個字騙定了陳寒波，用「立場」兩個字嚇住了陳寒波，具有「小資產階級意識」的「溫情主義」色彩的陳寒波，當然會覺悟而脫離中共了，他要追求自由民主了，他要向全世界來控訴毛澤東特務機構的滔天罪惡了。

陳寒波筆下的反共理論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和「攻心爲上」這兩句中國古代兵法裡的話，經過數千年而存在於每一個人的思想裡，確是有他顚撲不破的道理的。請問：在任何鬥爭中，不了解敵人的情況而和敵人摸索作鬥爭，是一種什麼鬥爭？不是盲動嗎？任何人都知道盲動是很難獲得勝利果實的，如果僥倖勝利，也只能說是偶然的奇蹟。

中共底特務滲透戰術。固然是防不勝防，而它底內部組織控制嚴密，尤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它張開了一幅堅强的鐵幕，外人要了解他們一點眞實情況，獲得一點眞實情報，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之，它在任何鬥爭上，往往都能獲得主動地位，即使在宣傳工作上，也是如此，說起來，實在是反共陣營一個弱點，吃虧的所在。

中共的成功（？），雖然因素甚多，而宣傳上的勝利，尤其是最大的收穫，這是每一個

有識者所共有的認識。

由於此，和共產黨作鬥爭，就必須先了解共產黨，否則，就不知道如何去反對共產黨。宣傳方面，更是如此，不了解共產黨的宣傳伎倆的，就不配和共產黨作尖銳殘酷的宣傳鬥爭！既抓不到它的癢處，又打不着它的致命所在，徒使共產黨人譏諷窃笑，對於自己也是無利。

陳寒波既爲中共黨員出身，當然他深深地洞悉共中竅要，寫出了「反共宣傳與文藝運動」這本書，就其內容而論，不一定能爲一般廣大自由民主人士所同意，然而，事實擺在面前，他是爲實踐他的理論而犧牲了，和這樣一個堅強頑固的敵人作鬥爭，永不是一個書生伏在書案上想像着想當如此而就可以想像到的，這是一個行動呢！

陳氏是一位具有多年經驗的行動家，他可說已把他累積的經驗敘述成這本書，是有共鬥爭價值的，是反共人士所應該重視的。這本書一開始在泛論反共鬥爭時，就寫下了這樣的肯定的一段：

「……從思想上，從觀念上，從意識形態上，從對各種社會問題的看法上，把敵人灌輸到廣大人民腦海裏的或多或少的印像，澈底的肅清，澈底的粉碎，把廣大人民的反共頭腦

武裝起來，反共的思想、概念、反共的意識形態、興趣、情調、都充滿了日常的生活中，這就是反共的宣傳鼓動行動，這就是反共的宣傳鬥爭。」

「反共理論，是反共底一切行動的指南，怎麼樣的反共理論，會指導出……同時，會指導出怎麼樣的反共宣傳鬥爭。而反共的宣傳鬥爭，却是反共的重要行動之一——宣傳鬥爭是組織鬥爭的發動機，是組織鬥爭的加强者，同時，是武裝鬥爭，保衞鬥爭和其他鬥爭的鼓動者。」

「因而，我們無條件地否定，那些唯武器論者，輕視宣傳鬥爭，忽視宣傳鬥爭的觀點，我們要强調宣傳鬥爭的重要性，……尤其沒有强調在宣傳戰綫上嚴重慘敗所促成全面潰滅的重要性。……這就說明了宣傳鬥爭與武裝鬥爭的關聯，……這也說明了宣傳鬥爭與組織鬥爭的關聯，……這就說明了宣傳鬥爭與保衞鬥爭的關聯，其他方面的關聯，幾乎也是同樣發生的。」

這幾小節的意義，是非常深刻的，凡是由共區體驗過中共統治生活的人，都會了解這是一種正確的理論，實在說：中共就是使用這一套的手法者，陳氏本身就有這種經驗，這可說對付中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的手法，歷史證明，中共是運用這些理論

，分化了國民黨內部，而孤立了國民黨，而滲透了國民黨各部門，而吸引了青年和知識分子，而促成國民黨在大陸潰敗的。

陳氏論到反共理論必須一致時說：

「……這幾種反共理論，雖然立場上大家是一致的——都是不折不扣的站在反對史大林派的立場上的；可是，由於認識的不同，便造成了反共理論內容的分歧，便造成了反共理論內容的多樣性。事實告訴我們，紛歧是有害的，一致是有利的。這不但在中國如此，在世界更是如此。反觀敵人，却是一致，對某一問題的看法，昨天也許有紛歧，明天便一致了。以紛歧的力量來對抗集中的敵人，這顯然是不利的。」

「反共理論的多樣性，決定了反共宣傳的戰畧與策畧的多樣性，因而，形成了反共宣傳戰綫上步驟的混亂，觀念經常互相抵觸，努力相互抵消，效率相互削弱，造成了反共宣傳鬥爭的技巧上難於克服的許多困難；加上若干宣傳機構本身的商業本能，圖利企圖，更降低了反共宣傳的作用，這種情形，從自由中國到自由世界，都是一樣的存在着——」

關於上列的說法，是陳氏有深刻認識和體驗之論說。筆者一向是有此同感的，所以特別提出來。然而，這一種看法，是很難獲得若干民主自由人士的同意的，因爲他們有一個說法

，假使如此地做去，就將有與共產黨的思想統制一樣的危險，民主自由和極權專制的區別就在此，民主自由之可愛也就在此。筆者曾與若干朋友爲此爭辯過，我們必須要了解，這並不相等於共產黨的思想統制，而我們要和共產黨作鬥爭，是非此不爲功的。

陳氏更主張反共宣傳要全面的深入的滲入敵後的展開，這固然是技術問題，重要的自然要文藝運動了。

「……假如沒有全面性的，深入性的反共文藝運動的配合，我們要理想地完成反共宣傳的任務是不可能的。我們要在反共宣傳戰綫上，澈底擊敗共黨的宣傳，要以壓倒的優勢來粉碎了共黨的宣傳是不可能的。有了全面性的，深入性的反共文藝運動的積極展開，我們的反共理論，反共戰畧與策畧才能普遍的深刻的灌輸到羣衆裏去；這樣我們才能把廣大人民羣衆的反共思想全面的動員起來，反共人民的頭腦武裝起來，步伐一致地投身於反共的戰鬥。」

他努力强調着反共文藝的重要性，自然這是無疑問的。於是他指出：「革命的反共文藝創作的方向，必須是現實主義的，必須是戰鬥性的，而且，必須是反共的英雄主義的；……」無疑的，這一創作運動是應該大規模地展開的，陳氏對這一運動的光明前途，是有信

心的。在這一信心下，他大胆地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古典主義、唯美主義、自然主義、象徵主義的文藝的不敢正視現實、逃避現實、無視現實、脫離現實、歪曲現實，一切必須糾正的作風。他自己是一個實踐者，他作一首朗誦詩，是異常動人的，那首詩的題名是：工農控訴毛澤東（原文見反共宣傳與文藝運動第六九頁至七二頁）。

在這裏我們應該來談談他的另一本創作「地下火」了。

「地下火」是一本五幕劇的創作，在某一點上，有些朋友批評它並不是太成功的作品。自然，有許多地方是那麼冗長的台詞，似乎不很適宜於演出。然而，陳寒波對於戲劇，並不是陌生的東西，他在共產黨中，曾有一個不短的時間從事於文藝工作，尤其他曾經領導過文工，他本人對於舞台是有經驗的。他運用自己所有的經驗創作出來的東西，大概還不至於不適宜演出吧！

這一部劇本，在創作技巧上，多少是收了共產黨人編劇技巧的影響的。戲劇一經和政治思想結合起來，就成了宣傳鬥爭的最好武器了。共產黨人始終是把戲劇作爲宣傳思想的武器的，宣傳的對象，又並非是知識份子士大夫階級，而是人民大衆，爲了要教育他們，向他們灌輸思想，就不能不淺鮮的、意義明白的交代他們，打通他們，台詞寧可冗長，決不能有絲

毫含糊，使他們弄不懂。那麼，我要請問：我們反共的文藝創作和戲劇，應該採取什麼立場？還是面對着知識份子士大夫階級呢？還是面對着人民大衆呢？

這一部戲劇的演員，最少要四五十人，有些人認爲是不適宜於一個劇團的，不過，要處理這樣許多的事實，溶和於一個劇本以內，作爲對中共的控訴和鬥爭，作者大概已曾考慮過，已是少得無可再少了。請問：我們今天面對的是什麼？是鬥爭？是和平？明乎此，這就不是這一劇本的瑕疵了。而且，共產黨的劇團，動輒一百數十人之多，難道反共陣營中連組織這麼一個劇團都有困難嗎？若果如此，還有什麼能和共產黨鬥爭？須知這是一部反共宣傳悲壯鬥爭劇，不是一部談情說愛諷刺人生的喜劇呀！

有一點值得提出的，陳寒波在寫作此劇時，是認清了這大時代的，對於掌握立場的一點，是掌握得很緊的。縱有些小瑕疵，是值得原諒的，他在反共宣傳鬥爭中，是一個十足能結合反共的現實主義與戰鬥的英雄主義的寫作實踐者！以紀實報導而論，這部劇本還是成功的！在大時代中的鬥爭意義上說，這部劇本更是成功的！

陳寒波之死對於社會的影響

由於陳寒波被謀殺，引起了輿論的廣泛憤慨，給予社會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這種影響可從行動中反映出來。

第一見之於行動的，所有陳寒波著的「今日北平」，「反共宣傳與文藝運動」，及以李華筆名寫的「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三本書，原就是自由出版社出版書籍中暢銷的幾本，自從陳氏被刺其身份爲人所知，自讀者知爲陳氏所著後，不到幾天，被搶購一空，還有些讀者認爲陳氏的著作一定還有好多，連帶的買了好多報道性和反共理論的著作。讀者何以如此興奮？難道是好奇心動嗎？我想決不是如此的。

自從大陸關進鐵幕以後，一般居住香港的人，由於耳濡目染，對於大陸的眞實情況，盡是傳聞，多少還有點不信任的態度，思想上中了宣傳毒素的朋友，更有鄙視言者的態度，心

目中似乎認爲言者造謠，而有些人要想了解鐵幕內一些眞實情況，自己又不能或者不敢到大陸去，看書嗎？更不信任而亦無此雅興，這些人的心情，是非常苦悶的。在香港的環境裏，爲家屬，爲親友，爲自己，都多少有點說不出的苦悶，恐怕有些人，自己也說不出苦悶的所在，其原因則由於他始終揭不開這一幅幕。幕的裏面，到底是絕代佳人呢？還是夜叉？

「今日北平」，「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包括其他的報道文字，都曾經指出這幅幕內的東西，陳寒波之死，給了他們一個領悟，他們這才在他們的心理上有了一個信任，這一個信任是認定在陳氏的著作裏一定包含了一個東西，這個東西也就是他們所想要知道的，也就是美人和夜叉當中的一個。

看了這兩本書後，恍然大悟，絕對是夜叉，不是美人。因之，某些人糾正了心理上的美人幻想。某些人原就知道那是夜叉的，更堅定了他的認識，進一步地認識了夜叉，這夜叉是毒辣無比吃人的夜叉。某些人原也知道那是夜叉，而又希望夜叉會變成美人，供他去追求的，這一下也恍然了，夜　的坯子，永遠變不了美人的。

民主自由的力量，在廣泛地擴大。反極權鬥爭的力量，在廣泛地加强。

據「自由陣綫」經銷人稱，近來增加了六千份，還不敷讀者需要。就是一個顯著的說

明。

「如何反共？」讀者都在追求這個問題的解答，「反共宣傳與文藝運動」啓示了他們的途徑，這個影響之大，是無法加以統計的。

自由出版社除了將上述三本書再版趕印出售外，並且把他的遺著在他生前未及出版的「地下火」和「我怎樣當着毛澤東的特務」兩本書趕印出版，先趕印好的幾千冊，立即被搶購一空，趕了裝釘都來不及。

自然，遺著的兩種書，從書名裡你也就可以知道他越發的顯明地告訴了你什麼了。舊印像和新影響統一起來的影響，和其可能發生的某種巨大力量，是我們可以估計得出的東西嗎？力量是由轉播中間自然擴大的，這種擴大的程度，是我們可以估計得出來的東西嗎？而且，不僅是香港九龍這個小圈子呢，美國，印度，印尼，日本，菲律賓，加拿大，新加坡……一切有華僑的地區，都已在擴展了。

由陳先生遺著所生的社會影響，正就是陳先生所追求的反共力量的成長，是陳先生所見不到的了！只能作爲祭禮了！陳先生九泉有知，是會獲得安慰的。一個革命者的最大最光榮的希望，原就如此而已。從陳先生著作中所啓示的，大體也就是如此。

第二見之於行動的，由於陳先生之死，倒下了一枝反共之筆，雖然是反共文化界一個巨大的損失。但是，却有無數的筆在站起來了，舊有反共文人不談，自由陣綫週刊收到了無數的悼念文字，也就是反共文字，而這些文章都是向青年天地欄投稿的，這一社會影響，也是無比之大的，顯然這些寫稿人都是青年，由於這一影響，所生產的反共新生力量，是在成長擴大了，影響及於文化界的未來光明，是無法預先估計其未來的發展和成就的。

第三除了他的文字對社會的影響外，他的死，對社會的影響尤其巨大，陳寒波的死，不啻是極權主義者再次的面向海外僑胞自己揭開面幕，顯露它的猙獰可惡的本來面目，這一血腥罪行，證明了極權主義者的不遺餘力地壓制相反的輿論。不惜以卑鄙無恥的手段殘酷地殺害政治觀點不同的人士，「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都談不上，逆我者必亡，順我者亦不能昌，大陸上就是這回事，沒有什麼叫朋友，只有控制，反面無情，死！沒有什麼叫自由，想要自由講一句話，死！要和極權攀交情，總是伴虎而眠，死多活少，由於這一血淋淋的事實，應該使許多想靠攏的人們接受了一個重大教訓，憬然而悟。這一社會影響，是由於極權者以卑鄙行動自絕於國人的，多行不義必自斃，在他斃之前，就是這麼自絕於人，製造成一個衆叛親離的局面而自掘墳墓的。這也說明了社會影響對於它的後果。

第四，作爲一個青年，情感最易衝動，尤其對現實總是不能滿意，這一時期，總是追求革命，也可算是最易走上歧途的時期，對於青年，這不是一件不好的現象，而走上歧途，就不是一個好現象了，一走進了歧途，就始終不能自拔，個性始終被另一種有力的東西控制着，不讓它自由發展，這就是青年的悲哀了，陳寒波的一生，就給了青年們一個親身體驗的經驗教訓，他本身固然是一大悲劇，他告訴了青年這一幕悲劇的起源和結尾，誠如他書中所說：「像這樣的專門將好人教導成壞人的，將天眞的青年男女，製造成擾亂世界秩序的毒蛇惡獸的……」，像這樣深刻沉痛的話，應該是能影響青年的，不知不覺中，被他喚醒的青年，就不知有幾多千萬了，這對於安定社會，是一種力量的滋長，是自由世界裏值得慶幸的一件事！

自由世界的温暖

陳寨波死了，被共產黨人鬧得體無完膚批判爲小資產階級意識的温情主義，在海外僑胞間普遍地發展着。人類畢竟是感情動物，除非畜牲才不要感情，共產黨人硬逼人回復到猿的時代裏去，如何可能？既有了感情，又有幾人不是小資產階級？把共產黨員個別檢查一下，又有幾名？

感情造成的人間温暖，只有自由世界的人們能够享受，就連非鐵幕後的人們所能想像得的了。陳寨波的死後，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先是輿論的一片憤慨和怒吼，這，自然是對於兇手及其指使者的，但，另一面看，却就是對於陳寨波的悼念，對陳氏家屬的慰藉，這就形成了輿論的一片温暖了。在鐵幕以內，死了那麼多的人，人們要表示一點温暖，還無從表示起，憤慨並不是沒有，也只能埋在心底，

誰敢現之於表面，更何況形之於文字？一相對照，倍覺心酸。

陳寒波死後，無以爲殮，遺屍由警方代爲棺殮落葬，家屬由警方妥爲照顧，並保護其安全，看起來，這固然是香港政府的責任，另一面看，也正是自由世界的溫暖。

被稱爲參軍英雄的青年們，在大陸上曾經被捧上九霄雲天，如何地擁軍優屬，叫得震天架響，如今呢？事實證明，全是一片謊言。在韓國戰場上，一批一批的可愛青年倒下去了，千人塚，萬人坑，在韓國遍地皆是，你去考查考查看，有幾人是衣冠成殮的？而且，能被埋在塚坑之內的青年屍體，已算是幸運的了，橫屍遍野，血流成渠，未被落葬的死屍，更是屈指難以計算的數字，軍敗之後，有誰照顧得到？有誰理會這些？進而言之，死了還好，受了傷的「志願軍」們，在那敗退之際，誰也不理會他們，棄之如敝屣，他們被遺棄在山野，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醫藥更是夢想不到，和當初的謊言，距離有霄壤之隔，他們是覺悟了，但，遲了！而且也永遠沒有機會向任何人伸訴，其冤怨唯有天知，只有啣恨於九泉了！死後有誰悼念他們？那種冷酷，不身歷其境的人，誰能想得到？！按理，他們的家屬，也應該獲得優良的照顧的了，事實上，又更沒有那回事。「志願軍」的家屬，永遠不會知道他們的子弟是戰場上已經戰死的，統治者永不會通知他們而自泄氣，遠在萬千里之外，實在誰也無從探

知眞訊，所謂「烈屬」，那只是距離近而又近不能隱藏消息的事，在韓戰進行中，這一名稱，已經永無效力了，而且也永不會有的了，即使有，又怎麼樣呢？「軍屬」又享受了些什麼呢？公糧還是必須要繳那應繳的數字，一粒也少不了，災荒到處都遭遇到，他們與任何人都一樣地挨着飢餓，並沒有獲得絲毫異於他人的優待，甚至絲毫不同的照顧。相反地，對於任何被奴役的工作和其他義務，他們更必須要帶頭去完成任務，以滿足統治者的願望。

極權統治的冷酷在此，自由世界的溫暖在此！

「自由陣綫」載稱，陳寒波死後，他們收到許多讀者的悼亡文，雖說是秀才人情，究其因素，還是一片溫暖，今天，他們還有一個悼念的機會，還有一個發泄情感的地盤，他們會珍愛這一地盤，自然是由於這一地盤會給予他們以另一種溫暖，說起來，已是相互間難得的了！鐵幕以內，冷酷得不相聞問，聞不到，問不着，不敢聞，不敢問，在自由世界中，直是一件不堪想像不堪聞問的事呢！

有的報刊讀者，自動捐款，作爲贈贈其家屬，雖說數字不大，究竟是難能可貴的事，充分地表現了人世間的同情和溫暖，這種自由世界中可愛的溫暖，在鐵幕以內，贈者和收者，就都犯了「法」而必須收懲處了！

遠在印度德里大學講學的周祥光教授，他曾寫了一本書名「印度政黨」的小冊子，在自由出版社出版，他在印度看到報載陳寨波被謀殺的消息後，寫了一封信給他在香港的朋友，充分地表現了他的同情和憤慨，信內有這麼一段：

「……陳君文筆流暢，被奸賊殺害，至爲可惜，弟擬在暑假期間到加城向僑胞募點款，救濟他家族，同時拙著「印度往何處去」，倘能出版，則其中稿費所得，弟願捐出四分之一，給陳氏家族以示痛惜之情，望轉知自由出版社叢書編輯部爲盼。……」

周教授和陳寨波先生從無一面之緣，也和一般人一樣，僅是看了他的著作而已，遠隔重洋地寫信來表示他這點意思，可見陳氏被殺的消息已遍傳海外，獲得海外僑胞的同情而帶來了溫暖了。以鬥爭爲經常工作的集團，他們是想不到人間還有這種熱情的溫暖的，由於他們自己的冷酷和愚昧，反而禁止人與人之間的這種溫暖，這是無人性的殘酷行爲，永不會在他們那小圈子以外獲得廣大人民的同情的。

寫在後面

陳寨波之被謀殺，從他生前的著作，死後各報的報道，綜合推測下來，似乎屬於政治成份的爲多，讀者當然可以意測得到，在警局未會判明以前，兇手未會緝獲之際，筆者未便武斷作肯定的推測，總之，這一案件的造因，太不平凡，唯其因爲太不平凡，才引起了海內外輿論廣泛的巨大的反響，假使果屬政治暗殺，則身爲指使者的人和身爲兇手的人，目睹這些社會的反應，清夜捫心，撫躬自問，在這一行動裏，到底放穫了些什麼？有無損失些什麼？也應該自我檢討一番。是不是在良知上和環境上害着陳寨波已往所經歷過的病一樣？有無和「我怎樣當着毛澤東的特務」那本書裏所說的情形一樣地痛苦？假使有這種情形的話，就應該拿出勇氣來自拔自救像陳寨波一樣的勇氣才對，必須要那樣，才算是一個革命的英雄！我願拿陳寨波奉勸他的共產黨友人的話來奉贈兇手和指使者。

『……我特借此寄語這些得意的與失意的共特老朋友們：「早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吧！雖然淡泊，却也精神愉快！』（見我怎樣當着毛澤東的特務原書第九八頁）

我猜測，本案的兇手和指使者，在某一政團內，不一定比當日陳寒波在中共內立的功多，不一定有陳寒波當日在中共內那麼高的地位，陳寒波的悲哀結果是如此慘酷地陳列在面前了！身爲兇手和指使的人，不知作如何感想？難道就一無感觸嗎？這是難以令人置信的！

我還願借這小冊子的篇幅再講幾句話：

第一：在原始時代，人與人之間，基於進化的原因，是有個別鬥爭形式的，自然，也由於進化的原因，那種鬥爭是慘烈殘忍無比的，進到家族和部落社會時，個人間的殘殺，已不如前一時代之多而且烈了，要有的話，就祇是部落或家族彼此間的械鬥；再進到國家社會時，就只有國與國之間，由於利害的衝突而發生戰爭了。時至今日，已是二十世紀的文明世紀了，在這一世紀中，已不是那種野蠻時代可比了，古代遺留下的痕跡，只有在下層社會的流氓集團中才能存在，也就是說：只有流氓才挾仇報復，賭打鬥狠。作爲一個具有政治主張的集團，應該循正當途徑，作合理合情的鬥爭，去完成自己的目的，絕不應使用流氓作風，用下流的卑鄙齷齪的手段，野蠻的方式，去對付一個政敵而逞自己之快的。難道作爲一個政治

集團，竟見不及此嗎？何況又是在昏黑中以手槍來對付着一個手無寸鐵的文弱書生呢！難道這也是一個政治集團的只顧目的應採的卑鄙手段嗎？

第二、筆者有一個感覺，只有最低能的最庸懦的醜怪東西，才會策劃的使用出暗殺的手段來，即以中古時西洋人決鬥方式而論，各拿一把劍或者各執一桿槍，憑着公證人，循着決鬥的規則，拚一個死活，憑着技術，犯規者雖勝亦無榮譽，反貽笑於人，以之來比暗殺手段，又要文明到不知若干倍了，難道世風日下，又回復到古代，竟連決鬥這一點文明精神都不如了嗎？面對着這一時代，實在是人類之一大恥辱！陳寒波，只是一個拿着筆桿兒的文人而已，不過，以他的勇氣，免手如果約他決鬥，他或者不至於拒絕，而像一個懦夫的。不料沒有勇氣的倒不是這位文人，却是表面有勇氣實際是懦夫的刺客，這固然已是不堪想像的事。再以作爲一個政治集團而論，其成員當然應有無數的文人，陳寒波也是一個文人，陳寒波所講的話，如果是虛構胡說，就應該以筆墨文字來糾正，來辯論，來指陳其非，來駁斥其僞，理愈辯而愈明，人們也能從爭辯中而知誰是誰非，何以竟計不出此，竟殺之以滅口？殊不知，殺，自古以來是滅不了口的，反而因殺而使人愈加辨明是非？事實擺在面前，陳寒波死後的社會反應，不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嗎？這種策劃而又庸懦的手法，竟出一個政治集團爲

之，眞令人不勝慨嘆！慨嘆其賊人心虛狗急跳牆之無恥行爲！

第三、作爲一個政治集團，首先應該以理服人，理已經不能使人由衷地屈服，思想已不能使人再繼續收騙，本身就應該自覺地糾正自己的錯誤，難道這兩種有力的武器約束不了人，顯威就可以嚇得了人嗎？在反極權的筆墨中，陳寒波只不過是一名成員而已，人多着呢，難道殺得盡嗎？而且這些人雖是文弱書生，又有誰怕過死來？誰不是置身前線在爲自由而與死搏鬥？今天，誰的心情不是在死中求活？死，在這些人的心目中，已經認爲是份內當然的事了，既是當然份內的事，不死而活，只不過是例外的僥倖而已，死於一槍比死於纏綿病榻，豈不更要痛快得多，死於極權者之手，豈不更死得風光，後代史册上，縱不能佔其重要一頁，俾官野史，未嘗就不會一傳，像陳寒波一樣，他本身的文字，足以永遠流傳，不必更依賴他人代傳了。反觀今日身在大陸的人們，誰不是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如果把他們一齊拘捕，架起機槍來橫掃，即使不將他們加以綑綁，他們也不會躲閃的，原因是：這樣的死，他們已感謝共黨給予他們以一個痛快死的幸運機會了！

第四、由於陳寒波事件，我又聯想起一個人來了，那就是朱惺公，朱惺公這個名字，雖然對於人們並不太陌生，這裏還要簡單介紹一下，朱惺公是上海大美晚報副刊的主編，上海

淪陷後，抨擊敵僞不遺餘力，僞特工部去函恫嚇，朱不理，卒於民國三十年年底被刺殞命，死前，曾在報端發表答覆特工的信，激昂慷慨，傳誦一時，並且已集入當代名人書簡，其中句句精彩字字有力，茲錄其數段如次：

『今貴「部」將宣判余之死刑矣！此誠余之寵幸也！蓋以如此死法，且死爲「烈士」矣。「烈士」，死之最光榮者也，余一介寒士，庸懦無能，安足當此？余自信「不能爲烈士」，余友皆謂余「未必能爲烈士」，今貴「部」乃欲以此嘉名寵錫於余，是則安得不令余自撫昂藏，頻摸面顱，亦如汪精衞先生當年「慷慨歌燕市」而發之豪語曰：「不負少年頭」！余之頭顱能得爲無情之槍彈所貫，頭顱乃不得謂爲「無價」，頭顱有價，死何憾乎？』

「……而縱爲「寵錫之加」，亦斷非余之所願受者也。貴「部應識惺公自有其人格，自有其品性。」

『以奸惡如劉豫者而欲國人不反對之，是則除非必將中國人皆殺盡，方可安享其永久之祿位。否則，中國如有一人，必將誓死以反對之！余特中國之一人耳，貴「部」即能殺余一人，其如中國尚有四萬萬五千萬人何！是則貴「部」之所謂「以昭炯戒」者，亦惟見「心勞日拙」而已！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吁！可以休矣！』

這一篇與日月爭光的文章，到今天還普遍流傳着，書中還有一句：『……貴部若必欲謂余『親共』或爲『共產黨所利用』因而獲罪，則余死亦當作厲鬼以鳴其寃！』像朱惺公這樣的烈士，他是鄙棄「親共」而不爲的。

時至今日，世風每況愈下，所謂「政治集團」者本身固亦是「僞」，僞到已經連那時的僞特工部都不如了，僞特工部尚且先函警告，光明正大的說出「我要殺你」，尚且不失爲硬漢，今日，連這一點精神都沒有了，在鬼鬼祟祟地不聲不响地偷着幹了，偷着幹，實在是竊賊的行爲；那麼，本文在以理曉喻着身爲竊賊的人，又是多餘的廢話了！

我們面向着大陸，那一政權和劉豫的政權有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以他們在大力地屠殺而求可安享其永久之祿位來說，又比劉豫差得遠了。然而，是不是可能將中國人皆殺盡呢？如果遺留一人，也「必將誓死以反對之」的。如果在海外殺陳寶波一人就足以達到「懾戒」的目的的話，豈非更是「心勞日拙」？陳寶波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第五、假如一個政黨，一個在朝的統治集團，能藉賴屠殺以維持長久統治的話，那麼歷來殘酷的王朝，就不會有覆滅的事了，假使能把反對者斬盡殺絕的話，清末的革命黨人，豈不早就已被殺光？那裏還會有辛亥的奇蹟發現？國民黨統治時代，共產黨人被殺的又豈在少

數，假使能够斬得盡殺得絕，又何致有今日的奇蹟，又何至有今日更殘酷的局面！身爲當年曾受殖害的人們，豈未嘗盡痛楚，還不能了解這一因果和其發展嗎？還不足以警惕自己嗎？你能逃二萬五千里，別人不至於無此精神，壓力愈大，反抗力愈强，已是人所盡知的規律，殺的結果，對於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並不能阻遏其決心及信心，只有擴展他們心頭的憤怒，加强其反抗力而已。

由憤怒激起的千頭萬緒，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控制筆墨，就此作爲結束。讓人們留下不盡的心情，別忘記陳寒波吧……。

附錄（一）：謝澄平先生為陳寒波遺著所作的「序」

陳寒波先生，是民主自由陣營中一員反共抗俄的英勇鬥士。不料竟於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晚慘遭奸賊的毒手，而成爲海外中華民族的反共民主自由文化人士第一個犧牲者。陳先生之死，不僅港澳人士，無論知與不知，爲之痛悼，而他的死訊也震驚了整個自由世界。

陳先生死後，他遺下了幾部著作，被人們搶購一空；而且，港、澳、南洋、日本、美洲各地的書店和讀者，正不斷地在函問並爭讀。陳先生死後，他遺下了一個貧苦不堪的家庭——老母、寡妻和孤幼兒女，同情而欽敬他的人們，由於環境關係，還不能熱烈地給他的遺族以安慰和贍助；相信不久的將來，人們的這個心願一定能够達到的。

陳先生是一個天才，是一個獨立而艱苦的鬥士。他的著作，「今日北平」、「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反共宣傳與文藝運動」，以及生前未及出版的「我怎樣當着毛澤東的特

務」和「地下火」，還有其他已未發表的文章，都充滿了自由的鮮血，充滿了反專政、反共特、反賣國的戰鬥力量。可是，陳先生不幸死矣！這使得無數的反共民主自由人士，爲之傷心流淚，爲之義憤塡膺。他的著作，給予人們以偉大的鼓勵和啓示，叫我們實踐「不自由毋寧死」的格言，他是這格言的實踐者。他昭示後死者，要置個人生死於不顧，求民主中國之永生！朋友！你我不都是自命爲反共反獨裁的愛國鬥士嗎？眼看得大陸上幾千萬同胞已經被宰割或正在受殘害中，爲了人道，爲了祖國，不應當繼續努力，加强奮鬥嗎？

蛇蠍盤踞，山河破碎，北望中原，欲哭無淚！收拾大地的責任，有待於海內外志士，繼續奮鬥，摧毀極權，驅出俄寇，還我民主自由之中華民國。那時候，安葬自由之烈士於其故鄉，庶幾慰英靈於九泉之下。

在展讀陳先生的遺著之前，讓我們爲他祈禱：

寒波之精神不死！民主自由之魂兮歸來！

謝澄平　一九五二年二月謹序於香港

附錄（二）：夏邁生先生為陳寒波遺著所作的「編者的話」

當陳寒波先生本年一月十六日在黃大仙爲野蠻兇殘的暴力用卑劣無恥的手段殺害的消息傳播以後，他在本社出版的「今日北平」，「反共宣傳與文藝運動」和「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原用李華筆名），陡然狂銷一時，不到幾天，就供不應求，搶購一空；接着，許多向隅的讀者和經銷書店，都向本社提出再版的建議。

這個狂烈的反應，固然是由於陳氏的被害，益證其揭發暴政罪行的眞切，顯然中了中共的要害，才引起鐵幕以外人們的特別注意，大家都爭相購閱，希望由這些書中去了解中共暴政的廬山眞相；但最主要的，也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證明了今日人心未死，正義猶存，顯示着中共的暴行，已激起了海外社會普遍的憤恨和反抗。換言之，陳氏反共著作的狂銷，正所以反映人們反共情緒的激增，這對於共黨以暴力遏止反共運動的企圖，顯然是一個有力

的諷刺。因此，有人說，極權魔掌的這一暴行，不啻是自掘墳墓，自己向海外人們提供了一個殘暴罪行的現實鐵證，而爲民主自由的反共運動作了一次有力的義務宣傳。

本社茲應本港及海外各讀者和書店的要求，除將陳氏上述諸書再版，以補償前此若干讀者向隅的缺憾外，並將在陳氏生前所未及出版的另外兩種遺著——「地下火」和「我怎樣當着毛澤東的特務」——也同時趕印出來，以公諸於一切愛好民主自由的讀者之前。

「地下火」，是陳氏以宣傳反共爲目的的一部四幕戲劇創作，劇情曲折，剪裁縝密，結構之嚴謹自然，對白之通俗生動，都充分表現作者具有舞台實際經驗的特徵，在今日貧乏的反共文壇中，誠爲不可多得的文藝傑作。

在此，特別值得介紹的是：「我怎樣當着毛澤東的特務」一書，這本書是陳氏現身說法的爲實傑作，他在遇害之前不久才送交本社的，也可能是他最後的創作。原來，陳氏是中共的老幹部，中共佔領上海之後，曾被派到中共華東特務頭子楊帆所主持的特務組織裡，參與過上海中共的特務核心工作，他在這本書中，完全是報導他自己親身經歷的事實，對於上海中共特務內部的種種機密和種種慘無人道的罪行，都已盡其所知，如數家珍地揭發無餘。同時，由于其文筆生動，描述細緻，繪影繪聲，益能引人入勝，使讀者宛如親歷其境，毛氏爲

之悚然。不用說，這一眞實而生動的報導，又必爲人們所爭相購閱，傳誦一時，而對於中共的暴政，將更是一個挖心刺骨的致命打擊。

陳氏本是一個中共的老幹部，曾有十多年的黨齡，受過長時期的中共黨的訓練和薰陶，也担任過許多相當重要的工作，何以會突然轉變，走到極端相反的另一方向，毅然決然地幹起反共工作來？

這個問題，在陳氏諸著作的字裏行間，顯然已經充滿了正確的答案，那便是因爲他對於共產黨了解得太多和太透澈，而自己却又還具有分別善惡的良知和辨識是非的智慧的緣故。具體些說，由於他在中共曾担任過相當重要的工作，參與過若干工作單位的核心組織，特別是他在上海參加特務工作的一段期間，他既參與實際特務機要工作，而又缺乏兇殘狡獪的根性，顯然發生了心靈上的矛盾。可能他就是從這些核心的工作關係上眞切地認清了中共反乎人性的殘暴根性和擢髮難數的種種罪行，自己受到良心的裁判，羞與他們爲伍，才憤而脫離中共，毫不含糊地展開了堅決的反共鬥爭。嚴格說來，只有這樣從共黨的內部認清了它眞實的缺點和罪行，具有眞知灼見的人，才是特別疾惡如仇，意志堅定的最有力的反共份子；也只有這樣的人反共，才能知己知彼，才能中共要害，才能容易收到實效。在共黨看來，這種

自由出版社

香港九龍九龍城道三十一號地下

FREEDOM PRESS.

31 Ground Floor Kowloon City Road

Kowloon

HONG KONG

總經售

福利書店

香港德輔道西二六九號

平安書店

九龍彌敦道六七六號

魔窟見聞錄

著者：梁朝盛　定價：港幣七角

中共盤據大陸有二年餘，到處屠殺强搶，可謂無孔不入，已將整個大陸造成一個大魔窟

蒙古簡史新編

著者：孫福坤　定價港幣一元八角

本書詳述蒙古民族之生活習慣，及其名稱沿革之確切考據，與乎兩千餘年以來與中國之關係。並詳述自帝俄東侵以後，外蒙地位之重要，與蘇聯侵畧外蒙及併吞唐努烏梁海交涉之經過。復將清末民初中國經營外蒙之情形，以及中俄各次條約俄人侵畧中國之廣大土地，與外蒙獨立後，蘇聯在外蒙之活動，及其策動內蒙自治之陰謀，均經詳予記載。故凡研究蘇聯問題及蒙古問題者，不可不讀此書。

印度政黨

著者：周祥光　定價：港幣七角

本書作者現方講學於印度，對印度問題，有實地的考查與深切的研究，茲本其考查研究所得，專就印度政黨的部分寫成本書，關於國民大會黨領導印度民族獨立革命運動的歷史，印度現有各政黨的成立經過，領導人物，內部組織，競選政綱及其現有實力等問題，都有詳

本社最近出版新書

中共土改與中國土地問題	一元二角
共產黨和平運動之眞相	三角
今日東北	五角
共區回憶	一元五角
毛澤東可能變成狄托嗎	六角
我認識了共產黨	一元
中共屠殺記者	四角
粵共走私眞相	五角
中共人物素描	一元二角
中共的民主黨派	一元
中共販毒內幕	一元
土地改革者的眞面目	五角
中共奴役學生	七角
中共迫害宗教	七角
參軍記	五角
共軍內幕解剖	一元
新沙皇主義在中國	一元
中共屠殺實錄	八角
中國紅都	一元七角
我走上金鷄山	一元
奴化的共區中學教育	一元二角
赤色恐怖下的廣西	六角

中共鐵蹄下的[illegible]	七角
中國局勢的必然發展	六角
中國鐵路及其發展的趨向	一元
華萊士與共產黨	三角
馬克思政治哲學批判	五角
對日和約問題	二元
伍修權在聯大	四角
史太林的統治在崩潰	一元二角
亮齋雜筆	一元二角
民主再認識	一元二角
共產黨的土地改革	一元二角
中蘇關係簡史	一元
我爲什麼反對共產黨	一元四角
自由大合唱	一元
日本帝國面面觀(上下册)共	四元七角
井岡山上的英雄	八角
今日遠東問題	一元二角
蘇俄內部革命眞象	八角
從馬克思哲學到廿世紀哲學	一元
共區農村教育	一元二角
靠攏份子的違心論	一元一角
地租與地權	一元九角

H.K.$ 1.00

多倫多大學利銘澤典藏惠存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2020 年轉贈

CUHK Libraries
005069044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9961264 0

5
DA_HK
.K.$ 1.00